



類函 百六



二百二十九

武功

二百三十

邊塞

二百

加
427
106

卷



PE
4 3
册
卷



新念堂

此册八月八日
係八月初八日
明同治八年
八月八日
所購以贈
郎君以贈
山君以贈

新念堂

淵鑑類函卷二百二十九

武功部二十四

障泥

韉

珂

鞞

鹿角

鞞

攻具

鞍一

原初學記曰說文曰鞍馬鞞具也鹽鐵論曰古者繩韉革鞞皮薦而已其後代以革鞞鐵鑣而不飾其後乃有鑣衢鞍紫茸題高橋鞍魏百官各有紫茸毛之飾水昌記曰文帝秦王又有障泥障汗亦曰鞞尾珂亦從鞍以為飾鹽鐵論曰今富者屬鞞汗鞞魏百俗文曰凡鞞勒飾曰珂太公六韜曰車騎之將軍馬不具鞞不備者誅吳子曰車騎之具鞞勒銜轡必令完堅

六景曲記曰周世以膏腴之沃壤豐鎬之寶地大啓封境以封秦釋鞍授鞚假驥他人欲無陵已其可得乎桂海虞衡志曰蠻鞍西南諸蕃所作不用韉但空垂兩木鞮鞞之狀刻如小龕藏足指其中恐入榛棘傷足也後鞞鏹木為大錢纍纍買數百狀如中國驟驢鞞

鞍二

晉漢書李廣傳曰廣從百騎遇匈奴數千騎令皆下馬解鞍匈奴怪之弗敢擊 唐書和逢堯傳突厥默啜請尚公主逢堯以御史丞攝鴻臚卿報可默啜遣貴近頡利來曰詔送金鏤具鞍乃塗金非天子意使者不可信

雖得公主猶非實堯謂曰漢法重女壻而送鞍具欲安且久不以金為貴可汗乃貪金而不貴信耶 又郭英又傳曰英又拜劔南節度使肆志無所憚教女伎乘驢擊毬鈿鞍寶勒及它服用日無慮數萬費 通鑑宋紀曰益都人楊安國少無賴以嚮鞍材為業市人呼為楊鞍兒遂自名楊鞍兒泰和中金人南侵安兒時為羣盜亦請降隸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 遼史曰遼主納后儀皇后車至便殿東南七十步止惕隱夫人請降車負銀罌捧滕履黃道行後一人張羔裘若襲之前一婦人捧鏡却行置鞍於道后過其上乃詣神主室

馳騁有壯
 解鞍礪鏃
 解鞍潰圍
 五代史曰李嗣昭攻
 梁邢洛出青山遇葛
 從周兵嗣昭大敗走梁兵追之嗣源從間道後至謂嗣
 昭曰為公一戰乃解鞍礪鏃憑高為陣左右指畫深
 兵望之莫測嗣源急呼曰吾取葛公士卒可勿動乃
 騎犯之出入奮擊嗣昭繼進梁兵解去南史周文育
 傳曰武帝破蔡路養於南野文育為路養所圍四面數
 重矢石兩下所乘馬死文育右手搏戰左手解鞍潰圍
 而
 上馬墮鞍
 中箭徹鞍
 鎮京口峻辭因試峻騎上
 寶救桓宣兵敗中箭買解徹鞍使人蹋鞍拔箭

鞍四

增身不離鞍
 劉備曰往時身不
 取蜀漢著鞍五魏略曰
 知王忠昔嘗敬人時因從駕出行令
 取冢問髀著忠馬鞍以為嬉戲
 手執鞍橋倒立
 不罪壞鞍
 唐書裴
 馳騁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

曰行險有賜馬及珍鞍令史
 私馳馬馬蹶壞鞍不加罪
 寧夏一日以數騎出值賊稍眾公令悉下馬取馬鞍為
 壘跪射賊退解衣腋中落血塊如盃蓋中飛矢不自知

鞍五

增賦晉傅元馳射馬賦曰百鳥齊興六驥孔閑金銜玉
 羈文勒鏤鞍明珂景朗華珥采鮮
 周庾信華林園馬
 射賦曰控玉勒而搖星跨金鞍而動月
 搖星挾矢也
 原銘後漢李尤鞍銘曰駭驚馳逐騰躍覆被雖其捷習
 亦有顛沛并羸其瓶罔不斯敗
 原表魏曹植上銀鞍表曰於先武皇帝世敕此銀鞍一

武功

月五日

鞍

五

具初不敢乘謹奉上

原啓宋劉義恭謝金梁鞍啓曰賜臣供御金梁橋鞍制作精巧宜副龍馱聖慈下逮猥垂光錫

轡一

原初學記曰釋名曰轡拂也言牽引拂戾以制馬也轡之為飾有銜勒鑣羈韁鞚之類以成其用也銜在口中啣之也勒絡也絡其頭而引之鑣包也在旁包斂其口也羈檢也所以持制之也韁疆也繫之使不得出疆限也韁亦曰勒故埤蒼曰勒馬韁也鞚控制之義通俗文云所以制馬曰鞚夫轡之於馬也猶人君以吏之御人

也故家語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人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齊人力和安人心故令不再而人順從刑不用而天下定矣

轡二

增北史崔暹傳曰齊神武高歡如鄴羣臣迎於紫陌神武握暹手勞之賜暹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神武親為擁之而受轡

轡三

原令舍

犯軼

周禮曰挈壺氏挈轡以令舍鄭司農注曰懸轡於所當舍止之處

如濡

沃若我馬詩曰

馭下祝登受轡犯軼遂驅之

君政

臣祿

正身

又曰駟牡孔阜六

善御馬者正

君政

臣祿

正身

又曰駟牡孔阜六

千乘弭

百馬齊

令制下

禮齊人

政令者

君子

之

衛

人

善哉行曰百馬

令制下

禮齊人

政令者

君子

之

衛

人

人

齊所以制下也

奔馬委

上車攝

管子

曰凡

救者

小利

而大

故

則於御

奔馬委

上車攝

管子

曰凡

救者

小利

而大

故

淮南子曰王良造父御也

奔馬委

上車攝

管子

曰凡

救者

小利

而大

故

懸

大僕執

上詳令舍注

得之於手

應之於心

枕轡而寢

傳

法駕則河南尹奉引奉

大僕執

上詳令舍注

得之於手

應之於心

枕轡而寢

傳

御者得之於應之心

得之於手

應之於心

應之於心

枕轡而寢

傳

曰襄公十四年衛侯出奔齊初尹公作學射於庚公

得之於手

應之於心

應之於心

枕轡而寢

傳

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駒而還尹公作曰

得之於手

應之於心

應之於心

枕轡而寢

傳

行及奔中將舍嬰以

得之於手

應之於心

應之於心

枕轡而寢

傳

懼我遂舍枕轡而寢

得之於手

應之於心

應之於心

枕轡而寢

傳

食馬而食駕而行

得之於手

應之於心

應之於心

枕轡而寢

傳

增

執轡三失

莊子盜跖篇曰孔子聞跖言再拜趨走出

按轡躡後

唐書李密傳曰密以蒲羈乘牛挂漢書一

按轡躡其

按轡躡其

增

執轡三失

莊子盜跖篇曰孔子聞跖言再拜趨走出

按轡躡後

唐書李密傳曰密以蒲羈乘牛挂漢書一

按轡躡其

按轡躡其

增

執轡三失

莊子盜跖篇曰孔子聞跖言再拜趨走出

按轡躡後

唐書李密傳曰密以蒲羈乘牛挂漢書一

按轡躡其

按轡躡其

增

執轡三失

莊子盜跖篇曰孔子聞跖言再拜趨走出

按轡躡後

唐書李密傳曰密以蒲羈乘牛挂漢書一

按轡躡其

按轡躡其

增

執轡三失

莊子盜跖篇曰孔子聞跖言再拜趨走出

按轡躡後

唐書李密傳曰密以蒲羈乘牛挂漢書一

按轡躡其

按轡躡其

後曰何書 親執轡筭 又張易之昌宗傳曰昌宗與不
生勤如此 旬日貴震天下諸武兄弟及宗
楚客等爭造門伺 攬轡便辟又白孝德傳曰史思明
望顏色親執轡筭 挑戰李光弼顧諸將曰孰能取是賊左右以孝德對光
弼撫其背遣之孝德擁二矛策馬絕河半濟僕固懷恩
賀曰事克矣其贈 轡便辟可萬全者

轡五

壇詩唐李賀相勸酒詩曰羲和騁六轡晝夕不曾閑彈

烏崦嵒竹杖馬蟠桃 鞭注烏日烏也 杖音叱朴也

原銘後漢李尤轡銘曰轡銜在手急緩必時賞罰在心

中和是思馬知良銜進取道里人知善政令行禁止

鞭一

原初學記曰鞭策筭皆馬櫛之名說文所謂驅者也古
者用革以朴罪人亦以驅馬故其文從革書曰鞭作官
刑此則施於民也傳曰左執鞭弭又曰雖鞭之長不及
馬腹此則施之馬也其後以竹代革又策筭二文又並
從竹蓋因驅策筭擊之義以立名也漢書婁敬曰周太
王以狄伐杖馬筭去居岐禮記曰獻車馬者執策綏君
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則其事也 **增**莊子曰前
有櫛飾之患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史記秦始皇紀引過秦論曰執捶拊以鞭笞天下 淮
南子曰若夫錯且太丙之御也除轡舍銜去鞭棄策軍

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 說苑曰木馬不能行
亦不費食騏驎日馳千里鞭筆不去其背 又杜夷幽
求曰召渴者以臨河不待鞭筆而自至 通鑑曰唐舊
儀每日尚乘以廢馬八疋分為左右廂立於正殿側宮
門外俟仗下即散若大陳設則馬在樂懸之北與大象
相次進馬二人戎服執鞭侍立於馬之左隨馬進退
遼志曰契丹人見旋風合眼用鞭望空打四十九下口
中道坤不刻七聲 桂海虞衡志曰蠻鞭刻木節節如
竹根朱墨間漆之長纜四五寸其首有鐵環貫二皮條
以策馬

鞭二

增左傳曰晉荀瑶帥師伐鄭鄭駟弘請救於齊陳成子
救鄭及濮雨不涉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
助之鞭之 漢書李廣傳曰廣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
多破廣軍生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間絡而盛之卧行十
餘里廣陽死覘其旁有一兒騎善馬暫騰而上因抱兒
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 吳志魯肅傳曰曹公破
走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門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
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咸
愕然既坐徐舉鞭曰願至尊威德加於四海總括九州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拊掌歡笑
又陸遜傳注吳錄曰假遜黃鉞吳王親執鞭以見之
江表傳曰孫權攻合肥不能下撤軍將退兵已上道
權與呂蒙蔣欽凌統等在後張幔飲食畢垂當發魏將
張遼帥六七千人奮至圍數重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
已見徹文餘無板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鞭緩鞚利于後
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成
都王穎誅黃門孟玖於是東海王越高密王簡皆懼奔
國琅邪王睿又將出焉而徽禁甚密穎又先下諸津禁
止諸貴人至河陽乃見拘焉宋典後至以鞭拂之曰舍

長官禁貴人而爾見拘耶因大笑之吏乃放遣因得歸
國 唐書韓思復傳曰思復轉汴州司戶仁恕不行鞭
罰 通鑑宋紀曰吳曦未叛時嘗校獵塞上一日夜歸
船鼓競奏麟載雜襲曦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清霽
仰見月中有一人騎而垂鞭與己惟肖問左右所見皆
符殊以為駭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
指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謀由是而沒 詞林海錯曰
列仙傳王暉種黃精虎為之耕出入亦乘虎鞭策如乘
馬 說淵王賈傳曰賈有異術嘗白諸父曰太行南沁
河灣澳內有兩龍請同觀之於是至泌河淵深處賈入

水以鞭畫之水為之分下有大小石二龍盤繞之一白一黑各長數丈見人冲天諸父大驚良久瞻視賈曰既見矣將復之因以鞭揮之水合如舊

鞭三

原楚令

秦誦

左傳曰楚靈王使圍徐以懼吳楚子次

翠被豹舄執鞭

以出杜預注曰執鞭以教令

崔鴻前

秦錄曰苻堅時關中諺曰長鞞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

當避

李銘

曹賦

李尤馬鞭筆銘八年後魏文帝臨

遂乘馬遊觀東固遵渴

持鐵

埋銅

蕭方等三十國

害王澄而登衆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為衛

執鞭

不鏢則理

吳會分地

記曰踐遣使者取從南山社

執鞭

投策

左傳曰晉公

種之飾為馬筮

執鞭

投策

子重耳對楚

子曰左執鞭

右屬橐鞬

與君周旋

公羊傳曰陽

越下取策

於莊門

齊人

數馬

人譬之以御則鞭

策也

漢書曰石慶為大僕出上問

馬箠

馳鞭上

車中幾

百官名

拄地

指天

異苑曰昔有人乘馬

相對

馬鞭

拄地

而觀之

鞭摧然

已爛

其骸

骨枯矣

有八戰

拾此

復得

乎

馬今

刑

占夢

齊人

夢書

曰以馬鞭指天而已

帝以

金馬

鞭

晉金

埋上

枚數

鞭算

唐

著鞭

留鞭

馬

也

門

也

馬

武

也

朝

馬

上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祖逖與劉琨中夜而相謂曰若
 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相避于中原後琨與
 舊書曰吾枕戈待旦常恐祖生先我著鞭耳詞林海
 錯曰天寶遺事姚元崇牧荊州三年受代吏民遮道
 使去所乘之馬鞭繫
 皆截留之以表瞻戀
 剪水蟠桃
 飾珊瑚施象牙
 涼州記曰咸寧二年發張駿陵得鞭
 戒瑠長鞭擊亭長督生徒
 漢書曰大司空士夜
 告以宮名亭長醉曰寧有符傳耶士以馬筆擊亭長
 唐書陽橋傳曰橋好學喜誘勸後生徒游惰者至督
 鞭平上憤手提青柄馬鞭云如汝可教便隨吾去見素
 衣繩繫長梯來下舒上梯乃造大城綺堂洞室地如黃
 全有一人長六不巾憤獨坐絳紗帳中語舒曰主者誤
 取汝賜汝秘術卜占勿貪錢賄舒亦不覺受之劉義
 慶幽明錄曰廣陵韓咎字興彥陳敏反時與敏弟恢戰
 于尋陽還營下馬覺鞭重見有綠錦囊中有短卷書着

靴皆不知所從來開視
 空騾驢然有形骸以馬筆因
 論曰無鞭策雖造父不能調四馬無勢位雖舜禹不能
 治萬民又曰秦擗父利街以御宇內執脩筆以答八極
 賜特勒 貺建封 入唐書薛延陀傳曰寶鞭賜之曰太宗時統特勒
 大過者以吾鞭鞭之 唐書張建封傳曰建封來朝還
 鎮德宗使左右以所持鞭賜之曰卿節誼歲寒弗渝故
 為此 原以鞭藏刃 以鞭示騎 將軍表傳曰歲寒弗渝故
 軍宜鑿前事少以爲警後禕持節行酒醉魏降人郭脩
 以鞭藏小刀刺禕數日而薨 晉書云王敦將舉兵內
 向帝密知之乃乘巴真駿馬微行至湖陰敦正晝寢
 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於是使五
 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見逆旅賣食姬以七寶鞭與之
 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帝追者至問姬姬
 以鞭示之五騎傳玩稽留遂久而帝僅而獲免
 武功部 崇黑頭 卷之三十一 鞭

樹致富 投江斷流 晉書淳于智傳曰上党鮑瑗家多

大桑樹君經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荆馬鞭者

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暖承言詣市果得馬

是致瞻之三年亦愈 崔鴻前秦錄曰符堅引羣臣議伐

晉太子左率石越諫曰吾 舉鞭指麾 鳴鞭傳警

之眾投鞭於江足斷其流 吾 舉鞭指麾 鳴鞭傳警

唐書曰唐兵至霍邑宋老生不出太宗從數騎傳其城

舉鞭指麾 鳴鞭傳警 則鳴鞭傳警 出 百步射鞭 五萬買鞭 八編類纂曰

射獵或掛針於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羣豪皆服

下詳為神 杖馬箠下趙 挑馬箠渡河 餘傳趙養耳陳

曰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 唐書封常

清傳曰安祿山反常清見帝大言曰臣請馳至東京悉

府庫募曉勇挑馬箠渡河計 日取逆首以獻天子壯之

鞭四

雷以蓋淮南子云大夫恬然無思淡然無慮以天為

詠曰乘逸響今執電鞭 揚鞭市門 唐書食貨志曰辛

布三萬疋平估收錢物價踊貴詎者日萬人兵部侍

郎楊國忠欲招權以市恩揚鞭市門曰行當復之明日

詔復行 玲瓏鞭 市錦半臂琵琶捍撥玲瓏取庫錢

子因上言遣使叩命先取不 扶王使前 初黃巢之亂

急非陛下從山澤瞻軍費意 扶王使前 初黃巢之亂

上為壽王從僖宗幸蜀時事出倉猝諸王多徒行至山

谷中壽王疲乏不能前臥磻石上田令孜自後至趨之

行王曰足痛幸軍容給一馬令孜曰此深山安得馬以

鞭扶王使前王顧而不言心銜之及即位遣人監西川

軍令孜 鐵鞭郎君 五代史曰安重榮使人為大鐵鞭

不奉詔 鐵鞭郎君 以獻詭其民曰鞭有神指人為大鐵鞭

死號鐵鞭郎君 視鞭所指 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

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
軍隨之以濟水及馬腹既濟使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其
底由是遂沒下梢極長銳云便於踏而足指所不及
謂之不頭又為短鞭僅存其半謂之沒下梢
其後渝盟犯順果為其下所戕死於江上

鞭五

唐李昌符詠鐵馬鞭詩曰漢將臨流得鐵鞭鄂侯
名字舊雕鐫須為聖代無雙物肯逐將軍臥九泉汗馬
不侵誅寇血神功全見補亡篇時來終薦明君用莫歎
沈埋二百年 高適詠馬鞭詩曰龍竹養根凡幾年工
人截之為長鞭一節一目皆天然珠重重星連連繞指
柔純金堅繩不直規不圓把向空中梢一聲良馬有心

日馳千 元稹詠野節鞭詩曰神鞭鞭宇宙玉鞭鞭騏
驎緊認野節鞭本用鞭最屬又云金堅無繳遶玉滑無
塵膩青蛇折生石不刺山阿地烏龜旋眼班不染江頭
淚長看雷雨痕未忍駑駘試 又僻州鞭詩曰劉二十
八以文石枕見贈仍題絕句以將厚意因持僻州鞭酬
謝兼廣為四韻枕截文瓊珠綴篇野人酬贈僻州鞭用
長時節君須策泥醉風雲我要眠歌矚彩霞臨藥竈執
陪仙仗引爐煙張騫却上知何日隨會歸期在此年
增賦晉傳元良馬賦曰鞭不得搖手不得動忽然增逝
肉飛骨踴 又馳射馬賦曰佷如革戾如膠鞭裁向腹

奮尾跳尻 後周庾信華林園馬射賦曰鳴鞭則汗赭

增銘古詩紀周武王箠銘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

則躓民劇則敗 **原**後漢李尤馬箠銘曰御者箠策示

有威怒東野之敗督責過度

增表魏曹植陳審舉表曰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路撮

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

增文唐柳宗元鞭賈文曰富者以五萬買鞭曰吾愛其

黃而澤柳子湯以濯之則退然楛皜然白黃者梳也澤

者蠟也今之梳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技於朝亦多矣

增書晉溫嶠與陶公書曰奉惠赤角一具及鞞鼓馬鞭

鼓角既周軍用馬鞭服以周旋偃武之日乃當藏之篋
笥耳 又袁宏與范曾書曰四海鼎沸天轡將移杖短
策以晨征登重幙以吐奇指六合以倒戈望崑崙而舉
塵

勒一

增釋名曰勒絡也絡其頭而引之也 字彙曰有銜曰

勒無銜曰羈 劉芳毛詩箋音義証曰轡是御者所執

者也不得以轡為勒且舊語云馬勒不云轡以勒為轡

者蓋是北人避石勒名也今南人皆云馬勒而以鞵為

轡反覆推之此為明証又詩稱執轡如組又曰六轡在

手以所執為轡審矣今俗儒咸以轡為勒而曾無寤者
家語曰閔子問政於孔子子曰德法者御民之具猶
馬之有銜勒也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
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
用刑辟民必流國必亡

勒二

增晉書愍懷太子傳曰太子好埤車小馬令左右馳騎
斷其鞅勒使墮地為樂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涼州
胡安據盜發張駿墓得珊瑚馬韁瑪瑙鐘黃金勒 又
永昌記曰哀牢王出入射獵騎馬金銀鞍勒加翠毛之

飾

勒三

原瑪瑙 金銀 西京雜記曰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瑪瑙
皆以白玉作之瑪瑙石為勒白琉璃
為鞅 述異記云乾羅慕客魔十世祖也見神著金銀
襦鎧乘白馬金銀鞍勒自天而降又說苑云田子方渡
西河造翟翟翟乘軒車載 純黑 金琅 東觀漢記
華蓋金銀之勒馬八十乘 銀鞅皮薦而已及其後革
鐵鞅成鐵鑣不飾今富者鑣耳銀鞅黃金琅勒扇繡
鞅鞅成鐵鑣不飾今富者鑣耳銀鞅黃金琅勒扇繡
弁胡垂 **增**馬不解勒 馬不施勒 淮南子曰雁門之
貴壯各上氣力人不弛弓馬不勒便之也 宋史曰
太祖少時學騎射輒出地上嘗試惡馬不施銜勒馬逸
上城斜道額觸門楣墜地人以為首必
碎太祖徐起更追馬騰上一無所傷

勒四

武功部

武部

勒

二

增珠結戲龍通鑑宋紀曰南漢主劉鋹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為戲龍之狀以獻太祖

勒五

增詩晉棗據詩騏驥伏吳坂不與伯樂俱駑馬同銜勒豈得獨卓殊

原賦魏陳琳瑪瑙勒賦曰夫珍物寄中山之崇岡稟金德之靈施含白虎之華章扇朔方之元氣喜南離之炎陽歛中區之黃采曜東夏之純蒼苞五色之明麗配皎日之流光內照浮景外鮮文繁奇章異采灼爍其間爾乃藉彼朱罽華勒用成駢居列峙煥若羅星 **增**王粲瑪瑙勒賦曰因姿象形匪彫匪刻厥容應規厥性順德

御世嗣之駿服表駉驥之儀則 王沈瑪瑙勒賦曰厥象伊何如規之盈鮫鱗紆鬱白黑殊形如冰之潔如玉之貞固乾坤之所育今匪彫鏤而自成爾乃施飾龍首加服鸞鑣和鈴鏘鏘迴景逍遙

原序魏文帝瑪瑙勒賦序曰瑪瑙玉屬出自西域文理交錯有似馬腦故其方人因以名之或以繫頸或以飾勒余有斯勒美而賦之命陳琳王粲并作

鑣

增釋名曰鑣包也所以在傍包斂其口也 爾雅曰鑣謂之鑣注馬勒 毛詩曰游于北園四馬既閑轡車鸞

鑣載儉歇驕 字彙曰鑣馬銜也今名扇汗一名排沫

鑣二

象鑣 鐵鑣 後漢書云禮制大亂兵革並作上下無益鐵制減禮籍蓋惡有害已之語競修奇麗之服飾以

輿馬文蜀玉纓象鑣金鞍以相夸上爭錐刀之利殺人

若刈草 下見鹽 鑣 玉鑣 金鑣 休成之樂錄曰明帝

鐵論詳勒三註 鑣息節金輅懷音 又文士傳曰山巨源為吏部郎欲

舉慈康自代康問與之書曰譬猶禽鹿少見馴育則服

教從制長而見羈蹄飾以金鑣響 絕鑣 振鑣 楚辭

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 鑣 絕鑣 振鑣 楚辭

涓人進龍鬪之馬 鮑照詩曰飛鑣出荆路驚服入秦川

飛鑣 騰鑣 宋鮑照詩曰飛鑣出荆路驚服入秦川

時巡省龍馬騰鑣羽騎遊騁顧 原龍馬揚鑣 駁馬

流光以按轡迴鸞旗而時幸

銜鑣 黃伯仁龍馬頌云揚鸞鑣今揮紅沫之幡飄 董

子曉乘輿駁馬賦云驅觀若斯氣勢雲披銜金鑣

著玉 六龍齊鑣 萬軫揚鑣 齊鑣 齊鑣 齊鑣 齊鑣

波迴天行星陳 又宋文 景陽樓詩曰士女

炒街里軒冕耀都城萬軫揚金鑣千舳樹蘭旌

鑣三

揚和齊鑣 李充穆天子賦曰其馬則赤驥盜

鑣四

晉棗據詩 真偽各有分 駑驥不齊鑣 又陶琬之

詩曰我服既暉我駟既閑 揚鑣警路哀籥清綿

序 宋袁淑游新亭曲水詩序曰離榭修幕陵隧彌阜

鑣容旆綵衰野麗雲

武內

增 誅 宋殷琰宣貴妃誅曰嚴位服于旗容尚微謚于銘
策節哀路于蕭鐘齊行鑣于鯨翟

增 書 魏應璩與劉文達書僕頃倦遊談之事欲修無為
之術不能與足下齊鑣騁戀爭千里之表也 晉桓温

與慕容皝書曰自滄流以北幽朔以東將軍皆以羈絡
而總率之矣首尾脣齒左右力用鳴鏑揚鑣動數十萬

羈一

增 釋名曰羈檢也所以檢持制之也 字彙曰無銜曰

羈 夢書曰羈韁為相要制也夢得羈韁要約士也羈
結語言往來也弊絕不用難俛仰也 淮南子曰遣人

馬而解其羈遺人車而脫其轆音倚所以縛衡也 所愛者少而

所亡者多

羈二

增 通鑑唐紀曰田令孜劫僖宗幸寶雞黃門衛士從者

纔數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翰林學士承旨杜讓能宿

直禁中間之步追乘輿出城十餘里得人所遺馬無羈
勒解帶繫頸而乘之獨追及上於寶雞

羈三

原 馬絡 馬紲 說文云羈馬絡頭也 杜預注左傳云羈馬絡也 飾金 在

首魏曹植遊俠篇云白馬飾金羈連翻西北馳借問誰
家子幽并遊俠兒 晉傅元良馬賦云金羈在首發
武功部

以明珂鏤鞍采 就羈 銜羈 轡虞逸驥詩曰逸驥無

就羈勒飛軒躡雲煙 杜夷曰銜羈之馬 增鞿羈

伏櫪之駒莫不思平原 曠澤翹尾而馳 增鞿羈

珂羈 漢書曰今漢承衰周暴秦極弊之後流俗已薄於

杜夷幽求曰珂羈錢絛 負羈 紲 執羈 鞞 左傳曰晉

呼名翹陸不可化也 及于難也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辭授公子曰臣負

羈 繼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請由此亡 檀弓

曰昔衛獻公走反于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柳

莊曰如魯公社稷則魏缺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執守社

稷君反國而有私 原 路失羈 紲 騎斷羈 勒 國傳云

也無乃不可乎 加營國王好馬月支賈人常以解載馬到加營國國王

悉為馬之若于路失羈 鞞 但將頭皮示王王亦售其半

價 前 下 詳 良馬金羈 龍馬玉羈 晉傳元良馬賦云

纓結以輕軒節以和鈴 古今樂錄曰襄陽銅鞮歌曰

龍馬紫金鞍翠毛白玉羈 照曜雙巖下知是襄陽兒

羈四

增羈 紲 之 僕 左傳曰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

辭以沐謂僕人曰居者為社稷之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

者為羈 紲 之 僕 其亦可也 何必罪居者 羈 鞞 皆有成

賈 東觀漢記曰光武皇帝雖發師旁縣人馬席 羈 蚊

絆 蚤 杜夷幽求曰羈蚊絆蚤禁其非法劍 金銜玉羈

晉傳元駝射 馬賦見鞍馬 羈五

增詩 晉孫綽詩曰野馬閑於羈澤雉屈於樊神王自有

柰珠羈白玉羈 宋黃庭堅詩曰電行山立氣深穩可

武功部

附監頁心卷二百二十九

羈

增序晉孫惠三馬哀辭序曰余於物特所留心而所服三馬一時離羈感田子之愛遂作哀文云爾

障泥一

原魏百官名云黃地金縷織成萬歲障泥一具 晉書云王濟善解馬性常乘一馬著連乾障泥杜預謂濟有馬癖 世說王武子常乘一馬著連乾障泥前有水馬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馬乃渡

障泥二

原豹皮障泥 罽繡弁汗晉書韓友盧江舒久舒縣廷 策之令以丹書版作日月置牀頭又以復魂友為 豹皮馬障泥臥上立愈 下詳勒三注

柳葉障泥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高句驪以千里馬生羆皮障泥獻於南燕燕王超大悅答以

水牛能言鳥雲仙雜記曰王武子好馬正旦則柳葉金障泥

障泥三

原惜障泥

前

珂一

增服虔通俗文曰勒飾曰珂 隋書禮儀志曰馬珂三品已上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五子 郭義恭廣志曰期調國出金銀白珠琉璃水晶器五色珠馬珂 又曰剽刀出桐華布珂珠具艾香雞舌香

珂二

武功部

增服虔通俗文曰勒飾曰珂

障泥 珂

三

增韻府羣玉曰唐張嘉貞為相弟嘉祐為金吾將軍每朝騶導盈巷號鳴珂里

珂三

原明珂 玉珂 傅元馳射賦云明珂景服華珥采鮮

珂 鏤白蜃 耀珊瑚 兩記雜記曰武帝時長安始盛

直百金皆以南海白蜃為珂紫金為華 傅元豫章行云輕裘綴孔翠明珂耀珊瑚

珂四

增詩唐杜甫詩曰興在驪駒白玉珂 韓愈詩曰送以

紫玉珂

析一

增周禮挈壺氏凡軍事懸壺以序聚標

析二

增熊足 龍首 玉海曰博古圖有漢時熊足 **原**重門

擊析 函谷擊析 擊辭云重門擊析以待暴客蓋取諸

西朝廷顯 **增**刁斗持時 析聲達旦 纂文曰刁斗持

覆而莫持 **增**刁斗持時 析聲達旦 纂文曰刁斗持

循北岸且 **原**周廬擊木析 營陣擊刁斗 漢舊儀云中

擊刁斗傳五夜衛士周廬擊木析 漢書云李廣入為

未火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為長樂衛尉不識故與廣俱

便不擊刁斗自徯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

析三

析

增擊柝相聞通鑑唐紀曰谷從政謂李惟岳曰相公與必以為將滔與我擊柝相聞計其間 **刁斗夜嚴**唐宣宗紀

命疾驅若虎狼得獸也何以當之

增詩唐高適詩曰刀斗更嚴軍耳目戈鋌長控國咽喉

明馮汝行聞柝詩曰野柝鳴沙岸漁燈照白波淒淒風不定隱隱夜如何歷亂鄉心碎依微客夢多江聲還自擊展轉動悲歌

鹿角一

增魏志李通傳曰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

羽絕北道通率眾擊之下馬拔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 晉起居注曰義熙六年築壘起城于祖浦石頭城施鹿角以禦盧循 又司馬彪戰略曰遼東太守公孫淵反明帝召太尉司馬懿討之軍到襄平公圍之北面東面有圍不合連車置水中積石鎮其上以鹿角塞之

鹿角二

原燒鹿角 拔鹿角魏志云夏侯淵拜征西將軍劉備軍陽平關淵率諸將拒之相守連年次年正月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分所將兵半助郃為備所襲 江表傳云曹公出濡須臨江飲馬孫權率眾應之使甘寧領三千人為前都督權密敕寧使夜入魏

鹿角

原書後漢蔡謨與何驃騎書曰今令數百步內皆露見布竹箠如蝟毛賊不能飛何得卒至耶

攻具一

增毛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

爾臨衝以伐崇墉朱注曰鉤援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

者也衝衝車也從旁衝太公六韜曰凡三軍有大事

莫不習用器械攻城圍邑則有輶輻臨衝視城中則有

雲梯飛樓 周遷輿服雜事曰擯楯今之撞車也其下

四輪從中推之至敵城下 又衛公兵法曰以大木為

牀下置六輪上立雙牙牙有檢梯節長丈二尺有四枕

枕相去三尺勢微回遞互相檢飛于雲間以窺城中有

上城梯首冠雙轆轤枕城而上謂之飛雲梯 又曰大

木為牀下安四獨輪牀上建雙陸間橫括中立獨竿首

如桔槔狀其竿高下長短大小以城為準竿首以窠盛

石大小多少隨力所制人挽其端投之其推轉逐便而

用之亦可埋脚著地而用其旋風四脚亦隨事而用之

謂之拋車 又曰作轉軸車車上定十二日弩以鐵鉤

繩連轉車行軸轉引弩持滿弦推牙上弩為七衝中衝

大箭一鏃刃長七寸廣五寸箭籥長三尺圍五寸以鐵

鏃為羽左右各三箭次小于中箭其牙一發諸箭齊起

及七百步所中城壘無不摧損樓櫓亦顛墜謂之車弩
又曰於城下起土為山乘城而上古謂之土山今之
壘道用生牛皮作小屋并四面蒙之屋中置運土人以
防攻擊者鑿地為道行於城下用攻其城往往建柱積
薪于柱間而燒之柱析城摧謂之地道 又曰以八輪
車上樹高竿竿上安轆轤以繩挽板屈上竿首以窺城
中版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孔四面列布車可進退
圍城而行於營中遠視亦謂之巢車如鳥之巢即今之
版屋也以版為幔立桔槔于四輪車上懸幔逼城堞間
使趨捷蟻附而上矢石所不能及謂之木幔

攻具二

後漢書朱雋傳曰雋擊黃巾賊趙弘於南陽斬之賊
餘帥韓忠復據宛拒雋雋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
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眾赴之雋自將精
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乞降 又**吳漢傳**曰帝
時遣人視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上曰吳公
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隱威重之貌 魏志公孫
淵傳曰司馬宣王征淵進軍造城下為圍塹起土山修
櫓為發石連弩射城中 吳志朱然傳曰魏遣曹真夏
侯尚等攻江陵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

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而無恐意 蕭方等三十國
春秋曰吳王皓聞師之將興也乃使劉恪守牛渚使張
悌造攻車於戲場 又曰劉裕攻南燕得燕人張綱治
攻具既成設飛橋懸梯被以牛皮火石不能害攻城之
士得肆力焉 又沈約宋書曰竟陵王誕據廣陵反世
祖使慶之塞塹造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 唐書侯
君集傳曰高昌不臣出討論之不下乃刊木塞塹引撞
車毀其堞飛石如雨所向無敢當因拔其城 又李光
弼傳曰史思明攻光弼為飛樓障以木幔築土山臨城
又曰荔非元禮守羊馬城周擊恃眾直逼城以車千

乘載木驚撞車麾兵填塹八道并進 兵略纂聞曰徐
達攻張士誠師抵平江達營葺門分兵營婁胥閭盤諸
門築長圍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別築臺三層下瞰城
中設火筒其上一發連中又設襄陽礮礮風著人皆死

攻具三

原 衝車 雲車 魏略郝昭見前篇 車類秦書云

石車 神鉤 魏志云太祖與袁紹官渡合戰太祖軍不

蒙楯眾大懼太祖乃為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眾為

霹靂車 陳琳武軍賦序云回天軍于易水之陽迺建

雲梯神 增關車 朝車 東觀漢記曰伯升作攻城關

使江都人枚赫陳喜作 巧思 重器 宋王圍慕容超

翻車 鋸矢 刻天子璽 攻具

武功部

對益頁

張綱巧思絕人使為攻具城上火石弓矢無所用之超

黨震燭城內知亡矣又墨子曰雲梯者重器也矢石

沙灰以雨之薪火湯水以塞蝦蟆積楛宋書殷琰傳

相持如用茅苞土擲之功敗者如雲城內以火箭射

之草未及然後土續至一二日便欲滿復以鐵珠射

灌之珠乃作大蝦蟆車載土牛皮然草盡塹中土不過

寸勳乃作大蝦蟆車載土牛皮然草盡塹中土不過

典衛公兵法攻城戰具篇曰作四輪車上以繩為脊生

牛皮蒙下可藏十人填障推抵城下可以梁麗臨

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敗謂之積楛車將軍礮八編

衝麗車名下詳攻具一襄陽礮將軍礮類纂

曰麗車名下詳攻具一襄陽礮將軍礮類纂

置礮于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振天地入地

始造此礮攻破襄陽世因曰襄陽礮唐書李密傳

機發石為攻城械號將軍礮以鎖城法猛火油

類纂曰金宗翰之圍太原也悉破諸懸為鎖城法以困

太原鎖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環遶分人

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拒敵也春秋傳曰旌

大木拒敵彭排禦攻為機以拒敵也春秋傳曰旌

而鼓詩曰其旌如林釋名曰旌建大木置石其上發

彭排彭旁也在旁排敵禦攻也雲梯九設雲梯遠

望雲梯取宋矣墨子自齊至郟見楚王曰公輸般為

為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凡三軍行帥令眾

旦則有雲梯遠望雲梯煙浮飛梯臨雲梯劉子云雲

夜則有雲梯遠望雲梯煙浮飛梯臨雲梯劉子云雲

賦云其攻也則飛梯臨雲梯煙浮飛梯臨雲梯劉子云雲

曲項木驢尖頭木驢梁書曰侯景為曲項木驢攻

鐵鏡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不能立

武臨城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不能立

武臨城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不能立

武臨城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不能立

武臨城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不能立

武臨城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不能立

武臨城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不能立

武臨城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不能立

武臨城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不能立

武臨城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不能立

武臨城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不能立

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仰曰車高壘虛彼來
必倒可臥而觀之及車動果倒眾皆服焉又衛公兵
法曰以木為脊長一丈徑一尺五寸下安六脚而
上尖高十尺內可容六人以濕牛皮蒙之入蔽其下卑
直抵城下木石鐵火所不能
雲車十餘丈 雲旛三
敗用攻其城謂之尖頭木驢 雲車十餘丈 雲旛三
百具 後漢書光武紀曰王尋王邑攻昆陽圍之數十重
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或為地道衝朝撞城積
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 見將軍驥注

攻具四

增 鑿斧是其攻具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太公今民吏未
兵器可以守國未和是其弓弩鋤耜是
其矛戟箠笠是其兜鍪鑿斧是其攻具

淵鑑類函卷二百二十九

淵鑑類函卷二百三十

邊塞部一 禦邊

禦邊一

原 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毛詩曰采薇遣戍
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
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
車以勞還秋杜以勤歸也曰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
曰歸歲亦暮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
故 又曰戎車既戒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又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

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獫狁于襄 又曰執訊獲醜薄
言還歸赫赫南仲獫狁于夷 又曰薄伐獫狁至于太
原 又曰顯允方叔征伐獫狁 又曰脩爾車馬弓矢
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 又曰六月宣王北伐也曰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獫狁孔熾我
是用急 尚書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穀乃甲冑敵
乃于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
善 **增**又曰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
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
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

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原**左傳曰晉中行穆敗狄無終
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乃毀車以為行伍為
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車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
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陣而薄之大敗之 又曰晉侯
訓兵于稷以略狄土 春秋考異郵曰北狄之氣主生
幽都 賈誼新書曰臣聞強國戰兵王者戰義帝者戰
德故湯祝網而漢陰降舜舞干羽而三苗服今漢帝國
也宜以厚德懷服則孰敢不承帝意陛下為臣建三表
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則下匈奴猶振槁也 史記曰
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傍陰山下至高

闕為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 又曰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衆北擊胡悉取河南地因河為塞築三十四縣城臨河徙謫戍以充之因邊山險塹谿谷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 漢書曰郅都為雁門太守匈奴不敢窺境至為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 後漢書曰馬成拜揚武將軍屯常山中山以備北邊又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又曰崔寔字子夏為五原太守整厲士馬嚴烽堠常為邊最 又曰明帝命將北征匈

奴取俾吾墟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闐諸國皆遣子入侍 又曰和帝永元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為都尉治之復置戍己校尉領兵五萬人治車師 魏志云梁習字子虞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吏民亡叛習到官誘諭招納豪右以盡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太祖嘉之更拜為真長老稱詠以為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 唐通鑑曰吐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頡利不能制會大雪牛羊馬多死民大飢鴻臚卿鄭元璠使還言於上羣臣多勸上乘間擊之上曰背盟不信

利災不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又曰突厥寇邊朝臣請脩古長城發民乘堡障太宗曰突厥災異相仍頡利不懼而脩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旦夕朕方埽清沙漠安用勞民遠脩鄣塞乎 又曰康國求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爲也遂不受 又曰并州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

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 又曰李世勣至鬱督軍山吐摩支降回紇等十一姓各遣使歸命乞致官司上大喜遣使納之詔曰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戶請爲州郡混元以降書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上爲詩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勒石於靈州 宋通鑑曰延州諸砦多失守范仲淹請自行詔兼知延州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仲淹以民

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仲淹又脩承平永平等砦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堠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又曰翰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會仲淹附王懷德入奏乞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罷

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州一武臣足矣仁宗采用其策乃復置陝西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淹籍分領之復以堯臣爲體量安撫使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州堯臣復言琦等旣爲陝西四路招討等使則四路當稟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於是諸路並罷經略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邊人爲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

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元紀曰世祖諭諸道征日本兵取道高麗母擾其民 又曰成宗元貞元年春正月以劉國傑為湖廣平章政事辰澧地多溪洞宋嘗選民立屯免其繇役使禦諸蠻在澧曰隘丁在辰曰寨兵後皆廢國傑悉復其制又視盜出沒之地置戍三十八所分屯將士以守之由是東盡交廣西巨黔中周湖廣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諸蠻不能復寇入朝賜玉帶錦衣旌其功臺臣言國傑在軍中每傾家貲賞賚將士帝命估償之 明紀曰都督顧成勦平臻部六洞螃蟹天柱天堂大坪小坪諸寇班師還京成

祖永樂元年以貴安寧特賜成銀幣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黷武以事遠方罷蔽中國朕無取焉顧成老成能持重安邊非喜功好事之流以是特嘉獎之

禦邊二

原出遮 漢書詔李陵出遮 **入保** 漢書詔李陵入保 **乘**

障 漢書障 **滅峰** 障旬月匈奴斬山頭而去 **慎守** 後漢書祭彤

鼓邊亭滅 **蕩搖** 守其公曰疆場之事慎

相絕秦書蕩 **紫塞** 古今注秦所築長城土色

沙州記澆河西有黃沙南北 **雁塞** 然故稱紫塞

二十里東西七里不生草木黃沙 **龍城**

盛弘之荊州記梁塞北接梁州汶陽郡其間東西嶺屬

天無際唯 **禦邊**

邊塞部

附錄類名卷二百三十一

六

門也漢書單于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

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人畜數蹕音帶蹕繞三林也

思啓勸耕社稷者何國茂有唯然故多大國矣

漢書馬援在隴西奏置長吏繕城

郭起鳩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

曰分卒守微乘塞又曰冬居

其邊為甌脫服虔云土室也

嶺冬夏有雪有毒龍犯之則風雨晦冥飛沙揚礫過此

者萬無一全西河舊事其山則高天生蔥故名

蒙恬闢地數千里累土為山植

榆為塞威震朔漠名長榆塞

一郭三垂

曰周幣三垂又

刻其身以丹

青混之也

又衛青傳得右

賢神下十餘人

於邊輸者傾於道

朝今大漢東南一尉西北一候

後漢書馬援至交趾立銅柱為漢之

極界又曰班超但願生入玉門關

堡唐明皇實錄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岸有

元三年吐蕃

道所助運財貨皆入焉

作籌邊樓圖蜀地形日召父老訪以山川城邑節度使

易未踰月

習若身歷

之賦射

登相天山席箕一統志火州地皆沙磧若遇人風則

五尺不有五穀沙中生草名登相收之以食

席箕一名寒蘆可為簾古詩千里席箕草李長吉詩沙

遠愁

箕原外鎮

征隴右

戊雲中

羽書朝飛

烽火夕警

長征

秦城

邊塞部

淵鑑類函卷三十三

柳邊

一

雁塞 苦戰漁陽 博望之窮河曲 定遠之望玉關
洗兵於交河之源 飲馬於長城之窟 將軍重圍
守疏勒而井竭 都尉深入戰居延而矢窮 方叔南
征荆蠻詩人歌之列於雅 充國西伐先零詞臣美之
著於頌

禦邊三

原詩 魏陳琳飲馬長城窟行曰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
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大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諧
汝聲男兒應當格鬪死何能怫鬱築長城長城何連連
連連三千里 又左延年從軍行曰苦哉邊地人一歲

三從軍三子到燉煌二子詣隴西五子遠鬪去五婦皆
懷身 宋顏延之從軍行曰苦哉遠征人畢力幹時艱
秦初略揚粵漢世爭陰山地廣旁無界巖阿上虧天嶠
霧下高鳥冰沙涸流川秋飈冬未至春液夏不涓閩烽
指荆吳胡埃屬幽燕橫海咸飛驪絕漠皆控弦馳驛發
章表軍書交塞邊接鏞赴陣首卷甲起行前羽檄馳無
絕旌旗晝夜懸臥伺金柝響起候亭燧煙逝矣遠征人
惜哉私自憐 梁簡文帝從軍行曰雲中亭障羽檄驚
甘泉烽火通夜明貳師將軍新築營嫖姚校尉初出征
復有西山將絕世愛雄名三門應遁甲五壘學神兵白

雲隨陣色蒼山峇鼓聲迤邐觀鵝翼參差觀雁行先平
小月陣却滅大宛城善馬還長樂黃金付水衡又龍
西行曰邊秋胡馬肥雲中驚寇入勇氣特無侶輕兵救
邊急沙平不見敵嶂嶮還相及出塞豈成歌經川未遑
汲烏孫塗更阻康居路猶澀月暈抱龍城星流照馬邑
長安驛路書不還寧知征人獨佇立吳均從軍行曰
男兒亦可憐立功在北邊陣頭橫却月馬腹帶連錢懷
戈發隴坻乘凍至遼川微誠君不愛終自直如弦陳
張正見從軍行曰胡兵屯薊北漢將起山西故人輕百
戰聊欲定三齊風前噴畫角雲上舞飛梯雁塞秋聲遠

龍沙雲路迷燕然自可勒函谷詎須泥又戰城南曰
薊北馳胡騎城南接短兵雲屯兩陣合劍聚七星明旗
交無復影角憤有餘聲戰罷披軍策還嗟李少卿北
齊敕勒歌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
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北周王褒從軍行曰兵
書久閑習征戰數曾經講戎平樂觀學戲羽林亭西征
度疎勒東驅出井陘牧馬濱長渭營軍毒上涇平雲如
陣色半月類城形羽書封信璽詔使動流星對岸流沙
白緣河柳色青將幕恒臨斗旌門在背邢勳封瀚海石
功勒燕然銘兵勢因麾下軍圖送掖庭又出塞曰飛

蓬似征客千里自長驅塞禽唯有雁關樹但生榆背山
看故壘繫馬識餘蒲還因麾下騎來送月支圖 隋煬
帝紀遼東曰遼東海北翦長鯨風雲萬里清方當銷鋒
散馬牛旋師宴鎬京前歌後舞振軍威飲至解戎衣判
不徒行萬里去空道五原歸 又曰秉旄仗節定遼東
俘馘變夷風清歌凱捷九都水歸宴雒陽宮策功行賞
不淹留全軍藉智謀詎似南宮複道上先封雍齒侯
王胄紀遼東曰遼東沮水事龔行俯拾信神兵欲知振
旅旋歸樂爲聽凱歌聲十乘元戎纔渡遼扶歲已冰消
詎似百萬臨江水按轡空迴鑣 又曰天威電邁舉朝

鮮信次即言旋還笑魏家司馬懿迢迢用一年鳴鑿詔
蹕發滄潼合爵及疇庸何必豐沛多相識比屋降堯封
盧思道從軍行曰朔方烽火照甘泉長安飛將出祁
連屏渠玉劔良家子白馬金羈俠少年平明偃月屯右
地薄暮魚麗追左賢谷中石虎經銜箭山上金人曾祭
天天涯一去無窮已劔門迢遞三千里朝見馬嶺黃沙
合夕望龍城陣雲起庭中奇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
還白雪初下天山外浮雲直上五原間關山萬里不可
越誰能坐對芳菲月流水本自斷人腸堅冰舊來傷馬
骨邊庭節物與華異冬霰秋霜春不歇長風蕭蕭度水

來歸雁連連映天沒從軍行軍行萬里出龍庭單于渭
橋今已拜將軍何處立功名 虞世基出塞詩曰窮秋
塞草腓塞外驚塵飛徵兵廣武至候騎陰山歸廟堂千
里策將軍百戰威轅門臨玉帳大旆指金微摧朽無勅
敵應變有先機銜枚壓曉陣卷甲解朝圍瀚海波瀾靜
王庭氛露晞鼓鞞嚴朔氣原野曠寒暉勳庸震邊服歌
吹入京畿侍拜長平坂鳴騶入禮闈 又曰上將三略
遠元戎九命尊緬懷古人節思酬明主恩山西多勇氣
塞北有游魂揚桴度隴坂勒騎上平原誓將絕沙漠悠
然去玉門輕齎不遑舍驚策驚戎軒懍懍邊風急蕭蕭

征馬煩雪暗天山道冰塞交河源霧烽黯無色霜旗凍
不翻耿介倚長劔日落風塵昏 明餘慶從軍行曰三
邊烽亂驚十萬且橫行風卷常山陣笳喧細柳營劔花
寒不落弓月曉逾明會取河南地持作朔方城 梁
戴嵩度關山曰昔聽隴頭吟平居已流涕今上關山望
長安樹如薺千里非鄉邑四海皆兄弟軍中大體自相
褒其間得意各分曹博陵輕俠皆無位幽州重氣本多
豪馬肥首蒼葉劔瑩鷓鴣膏初征心未息復值雁飛入
山頭看月高草上知風急笛鳴曲難成笳繁響還澀武
帝初承平東伐復南征薊門海作塹榆塞冰爲城催令

洪鐘卷一百三十一
四校出倚望三邊平箭箠朝來動刀環臨陣鳴將軍一
百戰都尉五千兵且沒雌雄眼前利誰道功名身後事
丈夫意氣本自然來時辭第已聞天但令此心此命在
不教烽火照甘泉 唐虞世南從軍行曰塗山烽候警
弭節度龍城冀馬樓蘭將燕犀上谷兵劒寒花不落弓
曉月逾明凜凜嚴霜節冰壯黃河絕蔽日卷征蓬浮天
散飛雪全兵值月滿精騎乘膠折結髮早驅馳辛苦事
旌麾馬凍重關冷輪摧九折危獨有山西將年年屬數
奇 駱賓王軍中行路難曰君不見玉關塵色暗邊庭
銅鞮雜騎寇長城天子按劒徵餘勇將軍受脰事橫行

七德龍韜開玉帳千重龜壘動金鉦陰山苦霧埋高壘
交河孤月照連營連營去去無窮極擁旆遙遙過絕國
陣雲朝結晦天山寒沙夕漲迷疎勒龍鱗水上開魚貫
馬首山前振鵬翼長驅萬里讐祁連分麾三令武功宣
百發烏號遙碎柳七尺龍文迴照蓮春來秋去移灰琯
蘭閨柳市芳塵斷雁門迢遞尺書稀鴛被相思雙帶緩
行路難行路難誓令氛祲靜臯蘭但使封侯龍額貴詎
隨中婦鳳樓寒 辛常伯軍中行路難曰君不見封狐
雄虺自成羣憑深負固結妖氛玉璽分兵徵惡少金壇
授律動將軍將軍擁麾宣廟略戰士橫戈靜夷落長驅

一息背銅梁直指三危登劔閣閣道峇嶢起戍樓劔門
遙倚俯靈丘邛關九折無平路江水雙源有急流征役
無期返他鄉歲華晚杳杳丘陵出蒼蒼林薄遠途危紫
蓋峰路濕青泥坂去去指哀牢行行入不毛絕壁千里
險連山四望高中外分區宇夷夏殊風土交趾枕南荒
昆彌臨北户川原饒毒霧谿谷多淫雨行潦四時流崩
查千歲古漂梗飛蓬不暫安捫蘿引葛陟危巒昔時聞
道從軍樂今日方知行路難滄江綠水東流駛炎州丹
徼南中地南中南斗暎星河秦關秦塞阻煙波三春邊
地風光少五月瀘州瘴癘多朝驅疲斥堠夕息倦樵歌

向月彎繁弱連星轉太阿重義輕生懷一顧東伐西征
凡幾度夜夜朝朝斑鬢新年年歲歲戎衣故瀾城隅滇
池水天涯望轉積地際行無已徒覺炎涼節物非不知
關山千萬里棄置勿重陳重陳多苦辛且悅清笳梅柳
曲詎意芳園桃李人絳節紅旗分日羽丹心白刃酬明
主但令一被君王知誰憚三邊征戰苦行路難行路難
岐路幾千端無復歸雲憑短翰空餘望日想長安賀
朝從軍行曰朔風乘月寇邊城軍書插羽刺中京天子
金壇拜飛將單于玉塞振佳兵騎射先鳴推任俠龍韜
洩勝佇時英聞有河湟客悵悵理帷帟常山啓霸圖汜

水先天策銜珠浴鐵向桑乾疊旗膏劍指烏丸鳴雞已
報關山曉來雁遙傳沙塞寒直為甘心從苦節隴頭流
水長嗚咽邊樹蕭蕭不覺春天山漠漠長飛雪魚麗陣
接塞雲平雁翼營通海月明始看晉幕飛鵝入旋聞齊
壘鳴烏聲自從一戍燕支山春光幾度晉陽關金河未
轉青絲騎玉箸應啼紅粉顏鴻歸燕相續池邊芳草綠
已見氛清細柳營莫更春歌落梅曲烽沈竈滅靜邊庭
海晏山空肅已寧行望鳳京旋凱捷重來麟閣畫丹青
王昌齡塞下曲曰飲馬渡秋水水寒風似刀平沙日
未沒黯黯見臨洮昔日長城戰咸言意氣高黃塵是今

古白骨亂蓬蒿 從軍行曰秋草馬蹄輕角弓持弦急
去為龍城戰正值胡兵襲軍氣橫大荒戰酣日將入長
風金鼓動白露鐵衣濕四起愁邊聲南庭時竚立斷蓬
孤自轉寒雁飛相及萬里雲沙漲平原冰霰澀惟聞漢
使還獨向刀環泣 又曰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憶
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又曰玉
門山嶂幾千里山北山南總是烽人依遠戍須看火馬
蹋深山不見蹤 常建塞下曲曰玉帛朝回望帝鄉烏
孫歸去不稱王天涯盡處無征戰兵氣銷為日月光
王之渙涼州詞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 杜甫前出塞曰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君
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又
曰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後出塞曰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
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
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
姚 劉長卿從軍行曰草枯秋塞上望見漁陽郭胡馬
嘶一聲漢兵淚雙落誰爲吮癰者此事今人薄 又曰

黃沙一萬里白首無人憐報國劍已折歸鄉身幸全單
于古臺下邊色寒蒼然 張籍征西將軍曰黃沙北風
起夜半又離營戰馬雪中立探人冰上行深山旗未展
陰磧鼓無聲幾道征西將同收碎葉城 李賀塞下曲
曰胡角引北風薊門白於水天舍青海道城頭見千里
露下旗濛濛寒金鳴夜刻蕃甲鎖蛇鱗馬嘶青冢白秋
盡見旄頭沙遠席箕愁帳北天應盡黃河出塞流 李
益從征北軍曰天山雪後海風寒橫笛偏吹行路難磧
裏征人三十萬一時回向月中看 馬戴關山曲曰金
鎖耀兜鍪黃雲拂紫騮叛羌旗下戮陷壁夜中收霜霰

游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一
戎衣月關河磧氣秋箭創殊未合更遣在蘭州 宋黃
庭堅征南謠曰傳聞交州初陸梁東連五溪西氏羌軍
行不斷蠻標盾謀主皆收漢叛亡合浦譙門腥血沸晉
興城下白骨荒謀臣異時坐致寇守臣今日媿苞桑又
遣戈船下灘水更分樓船浮豫章頗聞師出三鷓路盡
是中屯六郡良漢南食麥如食玉湖南驅人如驅羊營
平請穀三百萬祁連引兵九千里少府私錢不敢知大
農計歲今餘幾土兵蕃馬貔虎同蝮蛇毒草篁竹中未
論芻粟捐金費直思瘴癘連營空我思荊州李太守欲
募蠻夷令自攻至今民歌尹殺我州郡擇人誠見功張

喬祝良不難得誰借前箸開天聰詔書哀痛言語切為
民一洗橫尸血摧鋒陷堅賞萬戶塹山堙谷窮三穴南
平舊時頗臣順欲獻封疆請旄節廟謀猶計病中原豈
知一朝更屠滅天道從來不爭勝功臣好為可喜說交
州雞肋安足貪漢開九郡勞臣監呂嘉不肯佩銀印徵
側持戈敵百男君不見往年瀕海未郡縣趙佗閉關罷
朝獻老夫竊帝聊自娛白頭抱孫思事漢孝文親遣勞
苦書稽首請去黃金車得一忘十終不忍太宗之仁千
古無 塞上曲曰十月北風燕草黃燕人馬肥弓力強
虎皮裁鞍雕羽箭射殺陰山雙白狼青氊帳高雪不濕

洪錫楚詩卷一百三十一
擊鼓傳觴令行急戎王半醉擁貂裘昭君猶抱琵琶泣
楊蟠平南謠曰海南山似刀溪惡如發弩溪山毒煙
中人骨水有蛟蜃陸豹虎蠻人猺賊行若飛縱火劫民
殺官府溪中之水漲赤血山頭積尸變成土經年鬪戰
兵已窮磔將屠城不可數官家發軍救死國萬里歡喜
得時雨誅擒凶黨功德高海水一清奏歌舞山非無險
水非無阻有地不城城亦不武將民赤肉致戈戟口不
能言心自苦 元宋无戰城南曰漢兵鏖戰城南窟雪
深馬僵漢城沒凍指控弦指斷折寒膚著鐵膚戰裂軍
中七日不火食手殺降人吞熱血漢懸千金購首級將

士銜枚夜深入天愁地黑聲啾啾鞍下鬪體相對泣偏
裨背負八十創破旗裹尸橫道旁殘卒忍死哭空城露
布獨有都護名 鄭元祐出塞曰邊塵暮尤黑鬼燐出
霜草轉戰圖報國寧慮骨枯槁人生無百年一斃不待
老但願土境富微軀奚足道勲業銘旂常秋天氣同杳
明金幼孜隨駕北征曰萬乘統元戎鳴鑾出九重暖
塵生輦路晴雪照行宮旗影西山外笳聲落照中書生
懷武略須敵萬夫雄 又曰海色正蒼涼龍旂拂曙光
雕戈寒映日羽箭薄凝霜城闕雲中近關山笛裏長天
兵隨殺氣萬里掃欃槍 李濂戰城南曰戰城南城南

白骨高嶙峋悲風四邊來冥冥起黃塵但聞衆鬼哭不知何方人有母倚閭有妻擣衣逢人問信不見汝歸年年寒食家家悲啼有夢見汝面無處覓汝尸戰城南哀復哀烏鴉暮徘徊啄腸向人飛顛箭無人取惟有蚋蟻圍嗟哉戍邊人到此莫思回孫一元出塞曰四塞黃雲接西征更北征飢鷹掠地去駿馬跑空鳴出磧河聲咽當關山勢橫風生聞鬻築月黑見攬槍草際嚙骸語雲間獵火明旋炊白登路暗擣黑山營鼓角三邊肅熊羆萬里行提攜玉龍起擬死報明廷唐順之海上凱歌曰偃旗休角寂無猜百丈樓船泊不開夜半賊營流

矢滿纜驚漢將是飛來又曰錦紈愛子亦從軍長鬚

蒼頭總策勲誰奪強王萬金首帳前齊說小郎君

論漢鼂錯論募民徙塞下曰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歡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

洪鑑類例卷一百三十一
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 宋何承天安邊論曰斥埃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敝雖時有古今勢有強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募偶車牛四曰計丁課仗良守疆其土田驍帥振其風略蒐獵宣其號令俎豆訓其廉恥縣爵以縻之設禁以威之徭稅有程寬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授奇揚旌雲朔風卷河冀電掃嵩恒燕弧折卻代馬摧足秦首斬其右臂吳蹄絕其

左肩銘功於燕然之阿饗徒於金微之曲寇雖亂亡有微昧弱易取若天時人事或未盡符抑銳俟機宜審其算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並脩在於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怯勇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戈申作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詹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為秦設以耕戰終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強實由有數漢魏以來茲制漸絕蒐田非復先王之禮制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王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遽奔救天下騷

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惟望朝廷遣軍此皆
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 唐陸贄論備邊六失曰措置
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
機失於遙制宜罷諸道防秋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
願留及蕃漢子弟多開屯田官爲收糶寇至則人自爲
戰時至則家自力農又擇文武能臣爲隴右朔方河東
三元帥緣邊諸鎮有非要者隨便并之然後減姦濫虛
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
以宜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疆場寧謐矣
宋司馬光論北邊事宜曰近者西戎之過生於高宜

北狄之隙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省悟是以邊鄙
武臣皆銳意生事臣竊惟真宗皇帝親與契丹約爲兄
弟仁宗皇帝赦趙元昊背叛之罪冊爲國主豈樂此而
爲之哉誠以屈已之媿小愛民之仁大故也近者聞契
丹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於白溝之南翦伐柳葺者邊
鄙小事而朝廷以李中祐不能禁禦別選州將代之臣
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爲戒而以趙滋爲法戰鬪之端
往來無窮矣況今民力彫敝倉廩虛竭將帥之士士卒
不練夏國既有憤怒屢來侵寇若又加以契丹失歡臣
恐國力未易支也伏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若小小相

侵如漁船柳栽之數止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曉諭不聽則聞於朝廷專遣使臣至其王庭與之辨論曲直若不聽則博求賢才增脩德政俟公私富足士馬精強然後奉辭討之

原議漢鼂錯守邊備塞議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

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常有市籍

者後入閭取其左

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

發之不順行

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荅蘭石礮石也渠荅鐵藜也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母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外蕃也先為室屋具田器

廼募臯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臯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食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與之人情非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敵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敵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增策宋尹洙息戍策曰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

年而亭徼千里環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即時輯定然屯戍費亦已甚矣西戎爲寇遠自周氏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氏羌唐秃髮歷朝侵軼爲國劇患興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敝中國東漢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翦滅殆盡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平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廩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是十萬衆有益而無

損期也國家厚利募商入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
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歲不常登廩有常給頃
年亦嘗稍匱矣倘其乘我荐饑我必濟師饋饟當出於
關中則未戰而西夏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上府千
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為今之計莫若籍丁民
為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鄙雖有鄉兵之制然
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兆西北數郡上
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農隙講事登材
武者為什長隊正盛秋旬閱常若寇至以關內河東勁
兵傳之盡罷京師禁旅慎簡守帥分其統專其任使彼

衆無隙可窺不戰而懼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
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

書元陳天祥上書曰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不為利
害劉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不能制亂反為亂所制朝
廷再發四省之兵使劉二拔都總督以圖收復湖南湖
北大發運糧丁夫衆至二十餘萬比聞從征敗卒言西
南諸夷皆重山複嶺陡澗深林其窄隘處僅容一人一
騎上如登高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亦難
施為或者諸蠻遠遁阻隘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
掠將不戰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緬諸夷以來

近三十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其所費可勝言哉
乞下明詔招諭彼必自相歸順苟欲罷不能彼諸蠻皆
烏合之衆必無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
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讐怨待彼有可乘之隙徐命
諸軍數道俱進恩威兼濟功乃易成 明楊一清上邊
事書曰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舍受
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
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為寇甌脫巢
穴其中而盡失外險反備南河此陝西邊患所以相尋
而莫之解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

夏使河套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里用省內
運則陝西猶可息肩也

增碑唐呂溫三受降城碑曰夏后氏遏洪水驅龍蛇能
禦大災以活黔首周文王城朔方逐獫狁能捍大患以
安中區若非高岸峻防重門擊柝雖有盛德曷觀成功
三受降城皇唐之勝勢者也昔秦築長城右扼臨洮左
馳碣石生人盡去不足乘障兩漢之後頽為荒丘退居
河許矯亡秦之弊則可矣盡中國之利則未然唐興因
循未暇經啓有拂雲祠者在河之北地形雄坦控扼樞
會敵伏其下以窺域中禱神觀兵然後入寇甲不及擐

突如其來鯨一躍而吞舟虎數步而擇肉塞草落而邊
眈懼河冰堅而羽檄走爰自受命至於中興國無寧歲
景龍二年默啜強暴瀆鄰構怨埽境西伐漠南空虛朔
方總管韓國公張仁愿躡機而謀請築三城奪據其地
跨大河以北嚮制胡馬之南牧中宗詔許橫議不撓於
是留及瓜之戍斬姦命之卒六旬雷動三城岳立以拂
雲祠爲中城東西相去各四百里過朝那而北闢斥堠
迭望幾二千所捐費億計減兵萬人分形以據同力而
守東極於海西窮於天納陰山於寸眸拳大漠於一掌
驚塵飛而烽火耀孤雁起而刁斗鳴涉河而南門用晏

閉韓公猶以爲未也方將建大旆提金鼓馳神竿鞠虎
旅看旄頭明滅與太白進退小則貢琛賚受厥角定保
塞一隅之安大則倒狼居竭瀚海空苦寒萬里之野大
略方運元勳不集天其未使我唐無北顧之憂乎厥後
賢愚迭任工拙異勢剛者黷武柔者敗律城隳險固寇
得凌軼或驅馬飲河而去或控弦睥壘而旋吾知韓公
不瞑目於地下矣今天子誕敷文德戢兵和親然而軍
志有受降如敵大易有安不忘危崇墉言言其可弛柝
亦宜鎮以元老授之廟勝劇述舊職而恢遺功外勤撫
綏內謹經略使其來不敢仰視去不敢反顧眷威馴恩

禽息荒外安固萬代術何加焉敢勒銘城隅庶復隍而
光烈不昧銘曰韓侯受命志在朔易北方之強制以全
策亘漢橫塞揭茲雄壁如三關龍躍出大澤並分襟帶
各閉風雷俯視陰山仰看昭回一夫登陣萬里洞開日
晏秋盡纖塵不來時維韓侯方運神妙觀釁則動乃誅
乃弔廓乎窮荒盡日所照天乎未贊不策清廟我聖耀
德罷高北門優而柔之用息元元曷若完守推亡固存
于襄于夷永裕後昆

唐紀事唐孫樵書田將軍邊事曰背臨邛南馳越二百
里得嚴道郡實與沈黎越雋俱為邊城迫於羣蠻田在

賓將軍刺嚴道三年為樵言曰巴蜀西迫於戎南逼於
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之間西戎兩飲馬於
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
徐呼接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鬪如值橫堵羅戈如林發
矢如蝨皆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
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日衆即自度不能留亦輒引
去故蜀人為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
青谿道以和羣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羣蠻子弟聚於錦
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
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

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二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雋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爲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羣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爲病自是以來羣蠻嘗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戰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吾不知羣蠻此舉大劍以南爲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餒豕十九如瓠雖知征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加以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運者縱吏以鼠竊縣官當給

帛則以疎而易良當賑粟則以沙而參粒邊卒將怨望之不暇能殊死而力戰乎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爲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沈黎越雋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僻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爲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善相美地分卒爲屯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無胥怨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淵鑑類函卷二百三十一

淵鑑類函卷二百三十一

淵鑑類函卷二百三十一

邊塞部二

威信及外夷

朝鮮和戎

濊

外夷向化

百濟

新羅

肅慎國

渤海

麗

定安

倭

流求

日本

扶桑

女國

文身

大漢

紂

倭儒

長人國

蠟夷國

易蘇館

清里

奴

兀惹

紂

嶼人

蠟夷國

蠟夷國

蠟夷國

航羅

三嶼

鐵驪

鐵驪

鐵驪

鐵驪

鐵驪

鐵驪

鐵驪

蒲盧毛

三

鐵驪

鐵驪

鐵驪

鐵驪

鐵驪

鐵驪

鐵驪

威信及外夷一

增古今注曰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譯來獻白雉一黑

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匹駟車

五乘皆為司南之製使越裳氏載之以南漢書南粵

傳曰漢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

邊塞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三十一

威信及外夷

一

即位意諭盛德焉詔大中大夫陸賈使越賜王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佗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願奉詔為藩臣因使者北面獻白璧一雙翠羽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罌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又匈奴傳曰孝文前六年遺匈奴書曰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疎一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一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緋綠繒各四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唐書薛延陀傳曰貞觀二年太宗冊拜夷男為真珠毗伽可汗建牙鬱督軍山三年其弟統特勒入朝帝以精

刀寶劍賜之曰下有天過者以吾鞭鞭之夷男以為寵頡利大懼始遣使稱臣請尚主又回紇傳曰突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最雄胡祿俟利發吐迷度與諸部攻薛延陀破之遣使者獻款二十年太宗為幸靈州次涇陽受其功於是鐵勒十一部皆來言薛延陀不事大國以自取亡今各有分地願歸命天子請置唐官有詔張歆高會以唐官官之凡數千人明年復入朝乃以回紇部為瀚海多覽葛部為燕然僕骨部為金微拔野古部為幽陵同羅為龜林思結為盧山皆號都督府餘部皆為都督刺史即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統之六都

督七州皆隸屬以李素立為燕然都護都督刺史給元魚符黃金文天子方招寵遠夷作絳黃瑞錦文袍寶刀珍器賜之帝坐祕殿陳十部樂殿前設高坵置朱提餅其上潛泉浮酒自左閣通坵趾注之餅轉受百斛釐盜回紇數千人飲畢尚不能半又詔文武五品以上祖飲尚書省共言生荒陋地歸身聖化天尊賜官爵與為百姓依唐若父母然請於回紇突厥部治大涂號參天至尊道世為唐臣乃詔置過郵六十八所具羊馬湏肉待使客歲內貂皮為賦乃拜吐迷度為懷化大將軍瀚海都督 通鑑曰貞觀二十年十二月回紇多覽葛僕

骨拔野古同羅思結渾斛薛奚結阿跌契苾白霽皆來朝上賜宴芳蘭殿命有司百日一會二十二年二月結骨入朝上宴之天成殿謂侍臣曰昔渭橋斬三突厥首自謂功多今斯人在席更不以為怪耶戊午以為堅昆都督是時四方君長爭遣使入獻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人上謂侍臣曰漢武窮兵所獲無幾豈若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為編戶乎 明紀曰永樂二年遣通政趙居任賜日本王冠服金銀書畫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尋賜王印誥敕封為日本國王詔名其國鎮山曰壽陽鎮國山上為文勒石 又曰暹羅與琉球通

好船漂福建海岸籍記船物請命上謂李至剛等曰暹羅琉球脩好番邦美事船漂至此正宜嘉卹豈可利籍其物鄉有善人猶能援人於危況朝廷統馭天下哉其令脩舟給粟俟有便風其人欲歸或往琉球導之去

威信及外夷二

原德格

刑威

尚書舜乃誕敷文德七旬有苗左傳倉葛曰刑以威四夷 立祠

祭墓

漢書段會宗為西域都護後漢書陳龜世習邊俗鮮卑不敢近塞上疏請誅梁冀知不免 男女悉還 我曹

俱死

後漢書李膺為度遠將軍羌人望風懼服先略男

哭以刀割面殺其馬曰鄧

又曰鄧訓為護羌校尉卒羌號

使君死我曹亦俱死爾

張袖受金 酌酒還鑿魏志

田豫字國讓鮮卑素利等遺豫牛馬轉送入官乃密奉金三十斤豫張袖而受之後悉付外上狀詔褒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後漢書張奐為屬國都尉羌豪感恩上馬二十匹又遺金鑿八枚奐受之召主簿於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地彌入殿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還之威化大行

天區

界軼海外 文加乎日域 令肅乎河源 一

尉候於西東

合車書於南北 揚旌北戶之野 飲

馬幽厓之水

南窮火鼠之譯 北盡燭龍之會以上玉海

威信及外夷三

唐

王維送劉司直赴安西曰絕域陽關道胡沙與

塞塵三春時有雁萬里少行人首宿隨天馬葡萄逐漢

臣當今外國懼不敢覓和親 楊巨源送殷員外使北

邊塞部

詩唐王維送劉司直赴安西曰絕域陽關道胡沙與

威信及外夷

日

蕃曰二軒將雨露萬里入煙沙和氣生中國熏風入外
家塞蘆隨雁影關柳拂駝花努力黃雲北仙曹有雉車
馬戴送冊東夷王使曰越海傳金冊華夷禮命行片
帆秋色動萬里信潮生日映孤舟出沙連絕島明翳空
翻大鳥飛雪灑長鯨舊鬢迴應改遐荒夢見驚何當理
風楫天外問來程 周繇送入蕃使曰獵獵旗旛過大
荒敕書猶帶御煙香滹沱河凍軍迴探邏沙城孤雁著
行遠塞風狂移帳幕平沙日晚臥牛羊早終冊禮朝天
闕莫遣虬髯染塞霜 元廼賢送李中父高麗頒曆曰
候儀太史立金鑾寶曆新成錦作盤天子垂衣朝萬國

中郎仗節使三韓鮫人夜織機聲近龍女晨遊珮影寒
獨卷絲綸渡遙海遠人逾覺聖恩寬 明王洪送陳員
外使西蕃曰劔珮翻翻出武威關河秋色照戎衣輪臺
雲滿逢人少蒲海霜空見雁稀蕃部牛羊沙際沒羌民
煙火磧中微茲行總爲宣恩德不帶葡萄苜蓿歸 曾
榮送陳郎中重使西域曰曾驅宛馬入神京拜命重爲
萬里行河隴壺漿還出候伊涼部落總知名天連白草
寒沙遠路繞黃雲古磧平却憶漢家勞戰伐道傍空築
受降城

和戎一

原妻公主

賜都護

漢書婁敬曰匈奴未可以武服宜

豈與大夫亢禮哉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後漢書竇

融言莎車王賢宜加位號乃因來使賜賢西域都護印

將軍印綬使不肯易奪之賢由是始恨

可使漢書樊噲請以十萬兵橫行匈奴中李布

好無寇難左傳隱二年會戎于潛始脩戎好也

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又為匈奴

所利從蜀直運又無寇難天子發使四道並出

師徒不勤兵甲不頓四也遠至邈安五也

之 和 漢書封 王 歙 為 和 親 侯

和戎二

增詩唐送金城公主適西蕃韋元日詩曰柔遠安夷俗

和親重漢年軍容旌節送國命錦車傳琴曲悲千里簫

聲戀九天唯應西海月來就掌珠圓 蘇頌詩曰帝女

出天津和戎轉鬪輪川經斷腸望地與析支鄰奏曲風

嘶馬銜悲月伴人旋知偃兵革長是漢家親 薛稷詩

曰天道能殊俗深仁乃戢兵懷荒寄赤子忍愛鞠蒼生

月下瓊娥出星分寶婺行關山馬上曲相送不勝情

張說詩曰青海和親日潢星出降時戎王子壻寵漢國

邊塞部

和戎

舅家慈春野開離宴雲天起別詞空彈馬上曲詎滅鳳樓思
 趙彥昭詩曰聖后經綸遠謀臣計畫多受降追漢策築館許戎和俗化烏孫壘春生積石河六龍今出
 錢雙鵠願為歌 李適詩曰絳河從遠聘青海赴和親月作臨邊曉花為度隴春主歌悲顧鵠帝策重安人獨
 有瓊簫去悠悠思錦輪 李嘉祐送崔夷甫員外和蕃曰君過湟中去尋源未是賒經春逢白草盡日淚黃沙
 雙節行為伴孤峰到似家和戎非用武不學李輕車
 郎士元送中丞和蕃曰錦車登隴日邊草正萋萋舊好尋君長新愁聽鼓聲河流飛鳥外雪嶺大荒西漢壘今

猶在遙知路不迷 權德輿送楊中丞和蕃曰繼好中司出天心外國知己傳堯雨露更說漢威儀隴上應回首河源復載馳孤峰問徒御空磧見旌麾春草鄉愁起
 邊城旅夢移莫嗟行地遠此去答恩私

外夷向化一

帝王世紀曰舜時僬僥氏來貢沒羽西王母慕舜之德來享白環 殷武詩箋曰成湯之時氏羌遠夷之國來獻來見曰商王是吾常君 家語曰殷太戊側身思行明養民之道三年遠方重譯而至者十六國 汲冢周書王會曰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欲垂

法厥世作王會周公旦主東方所之青鳥黑斃謂之母
兒其守營牆者衣青操弓執矛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
塵穢人前兒前兒若獼猴立行聲如小兒良夷在子在
子□身人首揚州禺禺名解隃冠發人鹿人鹿人若鹿
迅走兪人雖馬青丘狐九尾周頭輝羝輝羝者羊也黑
齒白鹿白馬白民乘黃似騏背有兩角東越海金歐人
蟬蛇蟬蛇順食之美姑於越納姑妹珍且甌文蜃若人
玄貝海陽大蟹自深桂會稽以羈皆面西嚮正北方義
渠以茲白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央林以酋耳酋
耳者身若虎豹北唐戎以閭閭似隃冠渠叟以勦犬勦

犬露犬也能飛食虎豹樓煩以星施星施者旣旄卜盧
以紈牛區陽以鼈封鼈封者若彘前後有首規規以麟
麟者仁獸也西申以鳳鳥丘羌以鸞鳥巴人比翼鳥方
煬以皇鳥蜀人以文翰文翰者皋雉方人以孔鳥卜人
以丹砂夷用闌木康人以桴苡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州
靡以費費其形人身都郭生生人面能言奇幹善芳善
芳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皆東嚮北方臺正東高夷
嚙羊獨鹿邛邛距虛善走也孤竹距虛不令支玄獮不
屠何青熊東胡黃羆山戎戎菽其西般吾白虎屠州黑
豹禺氏駒駝大夏茲白牛犬戎文馬而赤羸縞身目若

洋銀卷四卷三百三十一
黃金名古皇之乘數楚每牛凶奴狡犬權扶三目自州
北閭北閭者其華若羽伐其木以為車禽入管路人大
竹長沙鼈其西魚復鼓鐘鐘牛蠻揚之翟蒼梧翡翠翡
翠所以取羽其餘皆可知自古之政南人致衆者皆北
嚮 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獻靈膠吉光毛裘使
者曰常占東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
中國有好道之君故搜奇蘊而貢神香 唐書曰貞觀
十一年罽賓獻名馬太宗語大臣曰魏徵勸我脩文德
安中夏今四夷君長皆來獻此微力也 又曰貞觀二
十一年十一月遠夷各貢方物其草木雜物有異於常

者詔所司詳錄焉葉護獻葡萄摩伽獻菩提木康國獻
金桃伽國獻鬱金香罽賓獻俱物頭花加失畢獻鉢羅
花達國獻佛土菜婆羅國獻波稜鮮菜苦菜胡芹渾提
蔥薛延陀獻拔蘭鹿突厥獻馬蹄羊波斯國獻活縛蛇
咄陸獻金卵雞馱胡國石蜜西域葡萄酒太宗冊文曰
沙場罄翦斗極咸羈狼山入圍潮渚歸池東旌若木西
旆條支龍鄉委貢馬服來儀 又曰宰相德裕上言貞
觀時遠國皆來顏師古請如周官集四夷朝事為王會
篇今黠戛斯大通中國宜為王會圖以示後世詔以鴻
臚所得績著之又詔阿熱著宗正屬籍 元通鑑曰禮

部言會同館蕃夷使者時至宜令有司倣古職貢圖繪而為圖及詢其風俗土產去國里程籍而錄之實一代之盛事從之

外夷向化二

原通道

賓庭

周書武王既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漢書孝宣之世軍于臣服三世稱蕃

賓於漢庭

來王

率服

毛詩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服

即敘

來歸

尚

咸賓

重譯

尚書旅西戎而還皆前世所不至於是遠

皆前

世所不至

於是遠

咸賓

重譯

尚書

旅西戎而還

皆前世所不至

於是遠

破焉

於是五十餘

國至

咸賓

重譯

尚書

旅西戎而還

皆前世所不至

於是遠

率職

脩教

貢職

禮記

脩其教

不易其俗

暨聲

暨聲

教

蒙神靈

尚書

東漸于海

西被于流

沙朔南暨

教

請入朝

及從者二百餘人

願保塞

漢書

單于上書

願朝五年

自黃龍

以來單于

來

願保塞

府庫宜勿許揚雄

報書

許來又曰

元帝

以王嬙

賜單于

單于歡甚

願保

塞

塞請罷邊塞

為不可

上詔勿議

罷塞

以

賓王門

求內屬

竹書

後

元年諸夷

求內屬

願請都護

世祖

以天下

初定未遑

外事不許

俗變國風

法遵王度

邊鄙不聳

要荒底寧

烏譯陳德

狼歌薦功

占風納賚

候月歸琛

日

際奉土

月竈來賓

青徼釋警

丹冥投鋒

要荒

走幣

鞞譯駑輪

火珠南獻

金桃西來

有唐林

邊塞部

外夷向化

外夷向化

邑之來 大漢九真之獻 觀月窟之入附 覩日勒
之來遊 東謝之君繪圖王會 南蠻之質侍宴未央
烏弋黃支驗東風而受吏 雕題鑿齒識海水而來
王 豐貂通犀金鵝火珠之贄史不絕言 鏐鏐雕斧
霞布鈿帶之琛府無虛月 以上俱采玉海

外夷嚮化三

原詩漢白狼王唐叡祚都夷歌曰大漢是治與天合意
吏譯平端不從我來聞風向化所見奇異多賜繒布甘
美酒食昌樂肉飛屈申悉備蠻夷貧薄無所報嗣願主
長壽子孫昌熾 又曰蠻夷所處日入之部慕義向化

歸日出主聖德深恩與人富厚冬多霜雪夏多和雨寒
溫時適部人多有涉危歷險不遠萬里去俗歸德心歸
慈母 又曰荒服之外土地墮墮食肉衣皮不見鹽穀
吏譯傳風大漢安樂攜負歸仁觸冒險狹高山岐峻緣
崖磻石木薄發家百宿到洛父子同賜懷抱匹帛傳告
種人長願臣僕 **增**唐陶翰送金卿歸新羅曰奉義朝
中國殊恩及遠臣鄉心遙度海客路再經春落日誰同
望孤舟獨可親拂波銜木鳥偶宿泣珠人禮樂夷風變
衣冠漢制新青雲已干呂知汝重來賓 包佶送日本
國聘賀使東歸曰上才生下國東海是西鄰九譯蕃君

使千年聖主臣野情偏得禮木性本含仁錦帆隨風轉
金裝照地新孤城開蜃閣曉日上車輪早議來朝歲塗
山玉帛均 宋黃庭堅款塞來享曰前朝夏州守來款
塞門西聖主敷文德降書付狄鞮旣裘瞻日月勢面帶
金犀殿陛閑干羽邊庭息鼓鼙永輸量谷馬不作觸藩
羝聲勢常相倚今聞定五溪 謝翱南平王歸朝曲曰
荆南萬里朝天道巫女雲荒產芳草錦韉道賜帶盤雕
方物南來進龍腦願陪郊祀依日光供帳歸朝親奉表
勲階邑食及隸人移鎮徐戎作家廟人生富貴侯與王
四海爲家皆故鄉 元安南國王陳益稷萬歲山侍宴

曰碧漢鳴鑿隔世塵玉京開宴會星辰舞迴鼇背三山
雪酒上龍顏萬國春物被仁風榮御苑水涵聖澤溢天
津越南羈旅陪賓列咫尺光瞻日月新 明王彝送安
南使還國曰帝德如天四海同卉裳相率向華風稱藩
特奉龍函表偃武仍包虎韞弓貢自炎方歸域內心先
流水到江東路經日出知天大城與山蟠見地雄詔語
陪臣趨玉陛班隨仙仗列彤宮陳情委曲爲蠻語賜對
從容徹聖聰駢紉新頒王印重螳觴屢飲尚尊空承恩
共識皇華使命將毋勞矍鑠翁已擬再將周日雉底須
復表漢年銅五弦曲奏鯨濤息重譯人還鳥道通蕙苾

生仁供旅食枕櫛垂葉蔭詩筒部迎定見新王騎驛送
猶思上國鴻歌舞萬年常率化扶攜百越共摠忠大明
燭物今無外從此看如禹甸中

東夷總敘

原杜氏通典曰東夷有九種曰畎夷方夷千夷黃夷白
夷赤夷元夷風夷湯夷率皆土著喜飲酒歌舞或冠弁
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昔堯命
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
夷人始叛其後后發即位賓於王門獻其樂舞桀為暴
虐諸夷內侵商湯革命伐而定之至於仲丁藍夷作寇

自是或服或叛三百餘年武乙衰敝東夷寢盛遂分遷
淮岱漸居中土周初封商太師於朝鮮時管蔡畔周乃
招誘淮夷作亂周公征定之其後徐夷僭號穆王命楚
滅之徐偃王也至楚靈王會申亦來同盟後越遷琅邪遂陵
暴諸夏侵滅小國秦并天下淮泗夷皆散為人戶其朝
鮮歷千餘年至漢高帝時滅武帝元狩中開其地置樂
浪等郡至後漢末為公孫康所有魏晉又得其地其三
韓之地在海島之上朝鮮之東南百濟新羅魏晉以後
分三韓地新羅又在百濟之東南倭又在東南倭島和反隔
越大海夫餘在高麗之北挹婁之南其倭及夫餘自後

漢百濟新羅自魏歷代並朝貢中國不絕而百濟唐顯慶中蘇定方滅之高麗本朝鮮地漢武置縣屬樂浪郡時甚微弱後漢以後累代皆受中國封爵所都平壤城則故朝鮮國王險城也後魏周齊漸強盛隋文帝時寇盜遼西漢王諒帥兵討之至遼水遭癘疫而返煬帝三度親征初渡遼水敗績再行次遼水會楊元感反奔退又往將達涿郡屬天下賊起及饑饉旋師貞觀中太宗又親征渡遼破之高宗總章初英國公李勣遂滅其國古之肅慎疑即魏時挹婁自周初貢楛矢石弩楛音至魏常道鄉公末東晉元帝初及石季龍時始皆獻之後

魏以後曰勿吉國唐則曰靺鞨焉大抵東夷書文並同華夏

朝鮮一

原杜氏通典曰朝鮮晉張華曰朝鮮有泉水列水泚水

於此周封殷太師之國漢燕王盧綰反入匈奴燕人衛

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魍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涇水

擊破朝鮮王準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蕃朝鮮

諸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在涇水之東會孝惠高

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以故

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蕃臨屯皆來服屬地

方數千里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武帝元封二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之朝鮮尼谿相參使人殺王右渠來降遂以朝鮮為真蕃臨屯樂浪音郎元菟四郡昭帝時罷臨屯真蕃以并樂浪元菟內屬

朝鮮二

增舊都險瀆

嘗屬真番

史記王之都王險索隱曰遼東有險瀆縣朝鮮王舊都

又曰朝鮮自始全燕嘗略屬真番

箕子所封之地

衛滿自王之都

尚書大傳箕子不忍周釋走朝鮮武王以朝鮮封之

下見前

外徼屬於秦時

故

塞脩於漢代

史記朝鮮外徼

又曰漢興為其遠難守復脩遼東

故塞至涓水為界

濊一

增文獻通考曰濊亦朝鮮之地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漢武帝元朔元年濊君南閭等畔朝鮮率二十八萬口詣遼東內屬帝以其地為滄海郡數年乃罷至元封三年滅朝鮮分置四郡昭帝時并二郡入樂浪元菟復徙元菟居句麗自單大嶺以東沃沮濊貊并屬樂浪後以境土廣遠復分嶺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光武建武六年省都尉官遂棄嶺東地悉封其渠帥為縣侯皆歲時朝賀無大君長自漢以

來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其耆舊自謂與高麗同種言語法俗大抵相類其人性謹愿少嗜慾有恥男女衣皆曲領男子繫銀花廣數寸以為飾其俗多忌諱疾病死亡即棄舊宅種麻養蠶曉候星宿知歲豐約不以珠玉為寶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曰舞天又祭虎以為神其邑落有侵犯者輒相罰責牛馬名為責禍少寇盜地多文豹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其海出斑魚皮漢時常獻之魏齊王正始六年不耐滅侯等舉邑降四時詣樂浪帶方二郡朝謁有軍政賦調如中華人焉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祖天顯元年二

月渤海既平歲貊來貢

歲二

海出斑魚 地饒文豹 候星知歲 祭虎為神俱見

三韓一

杜氏通典曰三韓後漢時通焉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五十有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歲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有二國其南與倭接凡七十八國或云百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

白雲部

續文獻通考

三韓

間地各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為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為辰王都目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 **增**續文獻通考曰晉武帝太康元年二年其王頻遣使入貢方物太熙元年詣東夷校尉何龕上獻咸寧二年復來明年又請內附其王來朝自後無聞

三韓二

增科頭露紒 鑿昔搖繩 晉書男子科頭露紒又曰年大繩以杖搖繩終日 雞有長尾 人皆扁頭 考馬韓謹乎力作不以為痛 晉書辰韓 國有長尾雞長五尺 傳初生子便以石壓其頭使扁

百濟一

原杜氏通典曰百濟即後漢末夫餘王尉仇台之後 後魏時百濟王上表云臣與高麗先出夫餘 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唐武德貞觀中頻遣使朝貢後王義慈與高麗取新羅三十城又不朝貢顯慶五年遣蘇定方討平之舊有五部分統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萬戶至是以其地分置熊津馬韓東明等五都督府仍以其酋渠為都督府刺史 **增**舊唐書云麟德二年百濟王扶餘隆與新羅王金法敏會熊津城刑白馬而盟其文曰往者百濟先王迷於逆順不敦鄰好不睦親姻結託高麗交通倭國共為殘

邊塞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三十一

百濟

暴侵削新羅破邑屠城略無寧歲天子憫一物之失所
憐百姓之無辜頒命行人遣其和好負險恃遠侮慢天
經皇赫斯怒恭行弔伐旌旗所指一戎大定懷柔伐畔
前王之令典興亡繼絕往哲之通規事必師古傳諸曩
冊故立前百濟太子司稼正卿扶餘隆為熊津都督守
其祭祀保其桑梓依倚新羅長為與國各除宿憾結好
和親恭承詔命永為藩服仍遣使人右威衛將軍魯城
縣公劉仁願親臨勸諭具宣成旨約之以婚姻申之以
盟誓刑牲歃血共敦終始分災恤患恩若弟兄祇奉綸
言不敢失墜既盟之後共保歲寒若有棄信不恒二三

其德興兵動眾侵犯天陞明神殛之百殃是降子孫不
昌社稷無守禋祀磨滅罔有遺餘故作金書鐵契藏之
宗廟子孫萬代無或敢犯神之聽之是饗是福仁願還
隆懼新羅尋歸京師儀鳳二年拜熊津都督帶方郡王
令歸本蕃安輯餘眾時百濟本地荒毀漸為新羅所據
隆不敢還舊國而卒其孫敬則天朝襲封帶方郡王授
衛尉卿其地自此為新羅及渤海靺鞨所分百濟之種
遂絕

百濟二

增 大姓八族

初濟百家

北史百濟國中
大姓有八族
沙氏 燕氏 曷
曷氏 真氏 解氏

邊塞部

百濟

百濟

骨氏木氏詩 號曾閔於海東 葬孫陳之墓側
唐書 百濟王義慈事親以孝行聞友于兄弟時人號海東曾閔至京數日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衛尉卿就孫皓陳叔寶墓側葬之并為豎碑

新羅一

原杜氏通典曰新羅國魏時新盧國其先本辰韓種也辰韓始有六國稍分為十二新羅則其一也初曰新盧宋時曰新羅或曰斯羅其國在百濟東南五百餘里亦在高麗東南兼有漢時樂浪郡之北東濱大海魏將母丘儉討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國留者遂為新羅焉 **增**太平御覽曰符堅建元十八年國土樓寒遣使衛頭獻美女其人多美髮髮長

丈餘堅曰卿言海東之事與古不同何也荅曰亦猶中國時代變革名號改易今焉得同 隋書曰其人襍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濊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傳祚至金真平開皇十四年遣使貢方物高祖拜為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舊唐書曰貞觀五年新羅王遣使獻女樂二人皆鬚髮美色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聲色之娛不如好德且山川阻遠懷土可知近日林邑獻白鸚鵡尚解思鄉訴情還國鳥猶如此況人情乎但愍其遠來必思親戚宜付使者聽遣還家真平卒無子立女善德為王國人號聖

祖皇姑善德卒立其妹真德為王真德遣其弟國相伊贊子金春秋及其子文正來朝春秋請詣國學觀釋奠及講論太宗因賜以所制溫湯及晉祠碑并新撰晉書將歸國令三品以上宴餞之優禮甚稱永徽元年真德大破百濟遣春秋子法敏以聞真德乃織錦作五言太平頌以獻帝嘉之拜法敏為太府卿後春秋法敏遞立卒其子政明嗣位垂拱二年政明遣使來朝因上表請唐禮一部并雜文章則天令所司寫吉凶要禮并於文館詞林采其詞涉規誡者勒成五十卷以賜之開元十六年遣使來獻方物又上表請令人就中國學問經教

上許之二十五年其主興光卒詔遣左贊善大夫邢璣攝鴻臚少卿往弔祭并冊立其子承慶襲新羅王璣將發上製詩序太子以下及百寮咸賦詩以送之上謂璣曰新羅號為君子之國頗知書記有類中華以卿學術善與講論故選使充此到彼宜闡揚經典使知大國儒教之盛又聞其人多善碁因令善碁人率府兵曹楊季鷹為璣之副璣等至彼大為蕃人所敬其國碁者皆季鷹之下於是厚賂璣等金寶及藥物等續文獻通考曰遼太祖九年十月新羅遣使貢方物天贊四年十一月新羅國來貢

新羅二

增獅子隊

雞林州

舊唐書曰新羅有城邑邨落王所居曰金城周七八里衛兵三千人

設獅子隊文武各有七等

新羅國為雞林州都督府授法敏為雞林州都督

又曰龍朔三年詔以

國本秦韓

姓多金朴

北史曰新羅本辰韓種辰韓亦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

國名為邦弓為孤賊為寇行酒曰行觴相呼皆為徒不與馬韓同

舊唐書曰國人多金朴兩姓異姓不為婚

新羅三

增詩唐李端送歸中丞使新羅詩曰東望扶桑日何年

是到時片帆通雨露積水隔華夷浩淼風來遠虛鳴鳥

去遲長波靜雲月孤島宿旌旗別葉傳秋意迴潮動客

思滄溟迷舊路何處問前期 又耿漳詩曰遠國通王

化儒林得使臣六君承典冊萬里奉絲綸雲外連孤棹

恩私在一身悠悠龍節去渺渺蜃樓新望裏行還暮波

中歲又春昏明看日御靈怪問舟人城邑分華夏衣裳

擬搢紳他時命禮畢歸路勿迷津 又皇甫冉詩曰詔

使殊方遠朝儀舊典行浮天無盡處望日計前程暫喜

孤山出長愁積水平野風飄疊鼓海雨濕危旌異路知

文教通儒有令名還將大唐禮方外授諸生 顧況送

從兄奉使新羅曰六氣銅渾轉三光玉律調河宮清奉

賁海岳晏來朝地接提封入天平賜貢饒揚威輕破虜

柔服恥征遼曙色黃金闕寒聲白鷺潮樓船方習戰驄

洪鑑類考卷一百一十一
馬是嘉招帝女飛銜石鮫人賣淚綃管寧雖不偶徐福
倘相邀獨鳥懸空翠孤霞上次寥蟾蜍同漢月蝶竦異
秦橋水豹橫吹浪花鷹迴拂霄晨裝凌渺漭夜泊記招
搖幾路通圓嶠何山是沃焦颶風晴自起陰火暝潛燒
鬚髮成新髻人參長舊苗扶桑迎日近折柳帶津遙夢
句愁中積魂當別處銷臨川思結網見彈欲求鷄共散
義和曆誰差甲子朝滄波仗忠信譯語辨謳謠疊鼓鯨
鱗隱陰帆鷁首飄南溟垂大翼西海飲文鯨指景尋靈
草排雲聽洞簫封侯萬里外未肯後班超

曾頌唐新羅王金真德太平頌曰大唐開洪業巍巍皇

猷昌止戈戎衣定脩文繼百王統天崇雨施理物體合
章深仁偕日月撫運邁陶唐幡旗何赫赫鉦鼓何煌煌
外夷遵命者翦覆被天殃淳風凝幽遠遐邇競呈祥四
時和玉燭十耀巡萬方維岳降宰輔維帝任忠良五三
成一德昭我唐家光

肅慎一

禮尚書曰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
慎之命家語曰孔子在陳惠公賓之於上館時有隼
集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弩其長尺有咫惠公使
以隼如孔子之館而問焉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

之矢也 晉書曰肅慎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去夫
餘可六十日行東濱大海西接寇漫汗國北極弱水其
土界廣袤數千里居深山窮谷其路險阻車馬不通夏
則巢居冬則穴處父子世為君長無文墨以言語為約
有石弩皮骨之甲檀弓三尺五寸楛矢長尺有咫 北
史曰勿吉國在高句麗北一曰靺鞨邑落各自有長不
相總一其人勁悍最強常輕豆莫婁等國諸國患之去
洛陽五千里自和龍北二百餘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
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洛瓌水水廣里餘又北
行十五日至太岳魯水又東北行十八日到其國國有

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末水其部落凡七種其一號粟末
部其二伯咄部其三安車骨部其四拂涅部其五號室
部其六黑水部其七白山部黑水部尤勁自拂涅以東
矢皆石鏃即古肅慎氏也延興中遣乙力支朝獻迄於
正光貢使相尋以至於齊朝貢不絕隋開皇初相率遣
使貢獻文帝詔其使曰朕聞彼土人勇今來實副朕懷
視爾等如子爾宜敬朕如父對曰臣等僻處一方聞內
國有聖人故來朝拜其國西北與契丹接每相劫掠後
因其使來文帝誠之使勿相攻擊使者謝文帝勞之令
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曲折多戰鬪容然其國

與隋懸隔唯粟末白山為近煬帝初渠帥突地稽率其部降拜右光祿大夫居之柳城與邊人來往悅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嘉之賜以錦綺而褒寵之及遼東之役突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賞賜甚厚 金史曰靺鞨本號勿吉勿吉古肅慎地也元魏時勿吉有七部隋稱靺鞨七部並同粟末靺鞨保東牟山後為渤海稱王傳十餘世有文字禮樂官府制度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黑水靺鞨居肅慎地東濱海南接高麗嘗以兵十五萬眾助高麗拒唐太宗敗於安市開元中來朝置黑水府以部長為都督刺史置長史監之賜都督姓李氏

名獻誠領黑水經略使五代時契丹盡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其在南者號靺女真其在北者號生女真及太祖敗遼兵於境上招諭渤海人曰女真渤海本同一家蓋其初皆勿吉之七部也

肅慎二

增 白山 黑水 俱見前 馬紀嶺 鴨子河 金史會寧縣有馬紀嶺宣
春有鴨 肅慎矢 前見 挹婁貂 後漢書云挹婁肅慎國也出赤玉好貂太平御覽云所謂 木皮興帝 石罽祈神 晉書云肅慎氏有樹名維常若中國
有聖帝代立則其木生皮可衣 金史云其國 靺鞨 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將取之必先祈神 靺鞨 七部 渤海一家 俱見前

邊 肅慎部 肅慎 渤海

渤海

增五代史曰渤海本號靺鞨高麗之別種也唐高宗滅高麗徙其人散處中國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治之武后時契丹攻北邊高麗別種大乞乞仲象與靺鞨乞四比羽走遼東分王高麗故地武后遣將擊殺乞四比羽而乞乞仲象亦病死仲象子祚榮立因并有比羽之衆其衆四十萬人據挹婁唐中宗時置忽汗州以祚榮爲都督封渤海郡王其後世遂號渤海其貴族姓大氏開平元年國王大諲譔遣使者來訖顯德常來朝貢文獻通考曰初其王數遣諸生詣京師太學習識古

今制度至是遂爲海東盛國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以肅慎故地爲上京曰龍泉府領龍湖渤三州其南爲中京曰顯德府領盧顯鐵湯榮興六州臧貉故地爲東京曰龍原府亦曰柵城府領慶鹽穆賀四州沃沮故地爲南京曰南海府領沃晴椒三州高麗故地爲西京曰鴨綠府領神桓豐正四州曰長領府領瑕河二州夫餘故地爲夫餘府常屯勁兵捍契丹領扶仙二州鄭頡府領鄭高二州挹婁故地爲定理府領定潘二州安邊府領安瓊二州率賓故地爲率賓府領華益建三州拂涅故地爲東平府領伊蒙沓黑比五州鐵利故地爲鐵

洪鑑類一四卷二百二十一
利府領廣汾蒲海義歸六州越喜故地為懷遠府領達
越懷紀富美福邪芝九州安遠府領寧鄒慕常四州又
郢銅涑三州為獨奏州涑州以其近涑沫江蓋所謂粟
末水也龍原東南瀕海日本道也南海新羅道也鴨綠
朝鮮道也長嶺營州道也夫餘契丹道也俗謂王曰可
毒夫曰聖主曰基下其命為教王之父曰老王母太妃
妻貴妃長子曰副王諸子曰王子官有宣詔省中臺省
政堂省有左右相左右平章侍中常侍諫議又有左六
司忠仁義部右六司智禮信部各有郎中員外又有武
員左右衛大將軍之屬大抵憲象中國制度服章亦有

紫緋淺緋綠及牙笏金銀魚之制餘俗與高麗契丹略
等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祖嘗親征渤海大諲譔拔其
扶餘府誅其守將遂圍忽汗攻破其城詔以兵衛諲譔
及族屬以出改渤海國為東丹忽汗城為天福冊皇太
子倍為人皇王以居之衛送大諲譔於皇都西城名諲
譔曰烏魯古妻曰阿里只改扶餘府為黃龍府世為遼
重鎮

定安

增文獻通考曰定安本馬韓之種為契丹所破糾合餘
衆保於西部建國改元自稱定安國宋開寶三年遣使

入朝貢獻方物太平興國中太宗方經營遠略詔其國令張椅角之勢其國亦怨寇讎侵侮不已欲依王師以據宿忿得詔大喜六年冬遣使朝貢表云定安國王臣烏元明言臣本以高麗舊壤渤海遺黎保據方隅涉歷星紀仰覆露鴻鈞之德被漸漬無外之澤各得其所以遂物性而頌歲契丹恃其強暴入寇境土攻破城塞俘略人民臣祖考守節不降與衆避地僅存生聚以迄於今而又夫餘府昨背契丹並歸本國災禍將至無大於此所宜受天朝之密畫率勝兵而助討必欲報敵不敢違命其末題云元興六年十月日定安國王臣烏元明

表上聖皇帝殿前上荅以詔書令其發兵協力同伐契丹端拱二年其王子使附獻馬雕羽鳴鏑淳化二年其王子太元使上表後不復至

倭

原杜氏通典曰倭自後漢通在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伐魏明帝景初二年司馬懿之平公孫氏也倭女王卑彌呼遣大夫詣京都貢獻魏以爲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隋文帝

開皇二十年倭遣姓阿每名目多利思比孤其國號阿
輩雞彌華言天兒遣使詣闕其書曰日出處天子致
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
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 明年帝遣文林郎裴世清
使倭國渡百濟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
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為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
達海岸自竹斯以東皆附庸於倭清將至王遣小德阿
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又遣大禮歌多毘
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清相見設燕享以
遣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 唐貞觀五年遣新州刺

史高仁表持節撫之浮海數月方至仁表無綏遠之才
與其王爭禮不宣朝命而還由是遂絕 武后長安二
年遣其大臣朝臣真人貢方物真人猶中國地官尚書
也頗讀經史解屬文冠進德冠其頂百花分而四散身
服紫袍以帛為腰帶容止溫雅朝廷異之拜為司膳員
外郎天寶末衛尉少卿朝衡即其國人

倭二

增書明楊守陳論倭奴貢獻書曰倭奴僻在海島其俗
狙詐而貪狼國初洪武間常來貢而不恪朝廷既正其
罪後絕不與通著之為訓至永樂初始復來貢因肆奸

謫時載其方物戎器出沒海道得間則張其戎器而肆
侵夷不得間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侵夷則卷民財朝
貢則霑國賜是間有得不得而利無不得矣宣德末來
不得間乃復稱貢而朝廷不知詔至京師燕賞豐渥捆
載而歸正統中來而得間乃入我桃渚犯我大嵩劫倉
庾燼室廬賊殺烝庶積骸流血如陵谷縛嬰兒於柱沃
之沸湯視其啼號以為笑樂捕得孕婦與眾計其孕之
男女以剔視之賭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於是朝
廷下備倭之令合浙東諸衛之軍分番防備七八年間
邊氓按堵而倭奴潛伏罔敢喘焉茲者天誘其衷復來

窺伺彼不得間乃復稱貢竊以為宜降明詔歸其貢獻
而驅之出境申命海道帥臣益嚴守備俟其復來則草
薙而禽獮之若是則奸謀狡計破沮不行

日本一

增舊唐書曰日本國者倭之別種也其國界東西南北
各數千里西界南界咸至大海東界北界有大山為限
即毛人之國唐長安二年來貢方物 開元初又遣使
來朝因請儒士授經詔四門助教趙元默就鴻臚寺教
之乃遺元默闊幅布以為束脩之禮題云白龜元年所
得錫賚盡市文籍泛海而還其偏使朝臣仲滿慕中國

之風因留不去改姓名爲朝衡仕歷左補闕儀王友衡留京師五十年乃還天寶十二載朝衡復入朝上元中擢衡爲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貞元二十年遣使來朝留學生橘免勢僧空海學問元和元年使者判官高階真人上言前件學生藝業稍成願歸本國便請與臣同歸從之開成四年又遣使朝貢 宋史曰雍熙元年日本國僧齋然與其徒五人浮海而至太宗召見存撫之甚厚賜紫衣館於太平興國寺上聞其國王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因歎息謂宰相曰此島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繼襲不絕此蓋古之道也中國自唐季之亂寓

縣分裂梁周五代享歷尤促大臣世胄鮮能嗣續朕雖德慙往聖常夙夜寅恭講求治本不敢暇逸建無窮之業垂可久之範以爲子孫之計使大臣之後世襲祿位此朕之心也其國多有中國典籍齋然之來復得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第十五一卷皆金縷紅羅標水晶爲軸孝經即鄭氏注者越王者乃唐太宗子越王貞新義記室參軍任希古等撰也齋然復求詣五臺許之令所過續食又求印本大藏經詔給之二年隨台州商人鄭仁德歸國後數年遣其弟子喜因奉表來謝 元史曰元世祖至元八年少中大夫祕書監趙良弼使日本

日本遣弼四郎者入朝帝宴勞遣之 續文獻通考曰
明洪武四年冬十月日本國王良懷遣其僧祖朝來進
表箋貢馬方物并僧九人來朝詔賜文綺荅之其城池
附山城築四座名聚悅樂院俱在大略等處每城周廻
三四里大石高簷三四重河闊二十餘丈內大樓閣九
層粧黃金下榻睡房百餘間嘗東西游臥令人不知以
防陰害其國有天王者自開闢以來相傳至今不與國
事不轄兵馬惟世享國王供奉而已有大國者受國事
掌兵馬盛衰強弱更替不常大國猶言國王也有官名
關白者即丞相代相更替專國政兵馬

日本二

增重儒書

信佛法

寰宇記云初無文字惟刻木結繩後頗重儒書尤信佛法有五經書

及佛經唐

以天為兄

以日為弟

北史曰隋開皇二

白居易集

弟

天為兄以日為弟

關上令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曰此大無義理

訓令

探湯螫手之刑

晉書曰男子

改之

黥面文身之俗

無大者皆黥

面文身

或置小石沸湯中令取之云曲者即螫

手

四姓

四姓並為巨族

二關以控諸州

續文獻通考曰

取六

日本三

州分為二關東號相板關西號赤門關

增詩唐王維送秘書監還日本國曰積水不可極安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空向國唯看日歸帆
但信風鼉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鄉樹扶桑外主人孤
島中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爲通

增序王維送祕書勳監還日本國詩序曰舜觀羣后有
苗不格禹會諸侯防風後至動干戚之舞興斧鉞之誅
乃貢九牧之金始頒五瑞之玉我開元皇帝大道之行
先天布化乾元廣運涵育無垠若華爲東道之標戴勝
爲西門之候豈甘心於邛杖非微貢於包茅亦由呼邪
來朝舍於葡萄之館卑彌遣使報以蛟龍之錦犧牲玉
帛以將厚意服食器用不寶遠物百神受職五老告期

況乎戴髮含齒得不稽顙屈膝海東國日本爲大服聖
人之訓有君子之風正朔本乎夏時衣裳同乎漢制歷
歲方達繼舊好於行人滔天無涯貢方物於天子同儀
加等位在王侯之先掌次改觀不居蠻夷之邸鼂司馬
名成大學官至客卿必齊之姜不歸娶於高國在楚猶
晉亦何獨於由余遊官三年願以君羹遺母不居一國
欲爲書錦還鄉莊烏旣顯而思歸關羽報恩而終去於
是稽首北闕裹足東轅篋命錫之衣懷敬問之詔金簡
玉字傳道經於絕域之人方鼎彝尊致分器於異姓之
國琅邪臺上迴望龍門碣石館前夔然鳥逝鯨魚噴浪

則萬里倒迴鷁首乘雲則八風卻走扶桑若薺鬱島如
萍沃白日而簸三山浮蒼天而吞九域黃雀之風動地
黑壓之氣成雲祿不知其所之何相思之可寄嘻去帝
鄉之故舊謁本朝之君臣詠七子之詩佩兩國之印恢
我王度諭彼蕃臣三寸猶存樂毅辭燕而未老十年在
外信陵歸魏而愈尊子其行乎余贈言者

增表宋日本僧齋然表曰傷鱗入夢不忘漢主之恩枯
骨合歡猶亢魏氏之敵雖云羊僧之拙誰忘鴻濡之誠
齋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齋然附商船之離岸期
魏闕於生涯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顧信

風而東別數千里之山嶽易過妄以下根之卑適詣中
華之盛於是宣旨頻降恣許荒外之跋涉宿心克協粗
觀寓內之瓌奇况乎金闕曉後望堯雲於九禁之中巖
扃晴前拜聖燈於五臺之日就三藏而稟學巡數寺而
優游遂使蓮華迴文神筆出於北闕之北貝葉印字佛
詔傳於東海之東重蒙宣恩忽趁來迹季夏解台州之
纜孟秋達本國之郊爰待明春初到舊邑緇素欣待侯
伯慕迎伏惟陛下惠溢四溟恩高五岳世超黃軒之古
人直金輪之新齋然空辭鳳皇之窟更還螻蟻之封在
彼在斯只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縱粉

百年之身何報一日之惠染筆拭淚伸紙搖魂不勝慕恩之至

夫餘

原杜氏通典曰夫餘國後漢通焉初橐離國王按後漢魏二史皆云夫餘國在高句麗北又按後魏及隋史高句麗在夫餘國南而隋史云百濟出於夫餘夫餘出於高句麗

國王子東明之後也又謂橐離國即高麗國乃夫餘國當在高句麗之南矣若詳考諸家所說疑橐離在夫餘之北別是一國然未詳孰是有子曰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而欲殺之東明奔走南渡掩淲水因至夫餘而王之順帝永和初其王始來朝帝作黃門鼓吹角抵戲以遣之夫餘本屬元菟至漢末公孫度雄張海東其王始死子

尉仇台立更屬遼東時句麗鮮卑強度以夫餘介其間妻以宗女至孫位居嗣立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將兵討句麗遣元菟太守王頎音其詣夫餘位居遣大加郊迎供軍糧晉太康六年為慕容廆所襲破廆呼罪反其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武帝以何龕為護東夷校尉明年夫餘後王依羅遣使詣龕求率見人復還舊國龕遣督郵賈沈以兵送之爾後每為廆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又以官物贖還禁市夫餘之口自後夫餘國名不列史傳

豆莫婁

邊塞部 附錄 卷二百三十一 夫餘 豆莫婁

增文獻通考曰豆莫婁在勿吉北舊夫餘也室婁之東至海方二千餘里其人土著有居室倉庫多山陵廣澤地宜五穀其人長大性強勇謹厚不寇抄其君長皆以六畜名官衣類高麗而帽大其國大人以金銀飾之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為奴婢或言獾貉之地也

高句麗一

原杜氏通典曰高句麗後漢朝貢云本出於夫餘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為夫餘王妻日所照遂有孕而生及長名曰朱蒙俗言善射也國人欲殺之朱蒙棄夫餘東南走渡普述水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句麗以高

為氏 漢武滅朝鮮以高句麗為縣屬元菟郡賜以衣帟朝服鼓吹常從元菟郡受之 後王宮生而開日能視國人憎之及長勇壯和帝時頻掠遼東元菟等郡宮死元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尚書陳忠曰宮前桀黠先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弔問因責讓前罪安帝從之明年宮子遂成還漢生口詣元菟降詔曰自今以後不與縣官戰鬪而自以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直縑人四十四小口半之自爾率服東垂少事 其後王位宮立齊王正始三年寇西安平在遼東五年幽州刺史毋丘儉將萬人出元菟討之戰於沸流位

宮敗走儉追至賴峴懸車策馬登丸都山屠其所都斬首萬餘六年爰丘儉復討之位宮輕將諸加奔沃沮儉使王頡追之繞沃沮千餘里至肅慎南界刻石紀功又刊丸都山銘不耐城而還位宮五葉孫釗為百濟所殺其後慕容寶以句麗王安為遼方帶方二國王至孫高璉晉義熙中以為都督營州諸軍事璉七葉至元隋文帝時率靺鞨之眾萬餘騎寇遼西隋遣漢王諒總兵討之次遼水元惶懼遣使請罪遂班師煬帝徵元入朝不至大業七年帝親征元頓兵於其城下高麗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敕諸將若降者即宜撫納不得縱

兵城將陷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者再三帝不悟食盡師老輸糧不繼諸軍敗績還者千人而已唐武德八年三月高祖謂羣臣曰名實之間理須相副高麗稱臣於隋終拒場帝何臣之有朕敬於萬物不欲驕貴但據有土宇務共安人何必令其稱臣以自尊大可即詔述朕此懷也裴矩溫彥博進曰遼東之地周為太師之國漢家之元菟郡耳魏晉以前近在提封之內不可許以不臣乃止二十一年李勣復大破高麗於南蘇班師至頗利城渡白狼黃巖二水皆由膝以下勣怪二水狹淺

問契丹遼源所在云此二增更行數里合而南流即稱遼水更無遼源可得也旋師之後更議再行時司空房元齡病亟謂諸子曰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惟東討不庭方爲國害吾若不言可謂銜恨入地遂封表切諫增五代史曰當唐之末其王姓高氏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封高麗國王建高麗大族也王氏三世終五代常來朝貢 文獻通考曰宋建隆三年十月高麗國王昭遣其廣評侍郎李興祐副使李勵希判官李彬等來朝貢 淳化元年三月郎中柴成務往使其國俗言陰陽鬼神之事頗多拘忌每朝廷使至必擇良月吉辰

方具禮受詔成務在館踰月乃遣書於治治覽書慚懼遣人致謝焉四年正月治遣使白思柔貢方物二月遣祕書丞陳靖等自東牟趣八角海口得思柔所乘海船及高麗水工即登舟自芝岡島順風泛大海再宿抵甕津口登陸至其國治迎使於郊盡藩臣禮先是三年上親試諸道貢舉詔賜高麗賓貢進士王彬崔罕等及第既授以官遣還本國至是靖等使回治上表以謝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祖神冊間高麗遣使進寶劔聖宗統和十年以東京留守蕭恒德伐高麗十一年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請罪詔取鴨綠江東數百里地賜之十三年

遣使冊治為王遣童子十人來學本國語十四年王治表乞為婚姻以東京留守駙馬蕭德恒女下嫁之金滅遼高麗以事違舊禮稱臣於金元朝貢不絕終世祖世入貢者三十有六其山有名慈悲嶺者元嘗以此畫為界明洪武二十五年其子瑤昏迷眾推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詔從其自為聲教成桂更名旦徙居漢城遣使請改國號詔更改朝鮮自旦以來歲貢獻不絕其國置八道分統府州郡縣國分八道中曰京畿東曰江源本滅貊地西曰黃海古朝鮮馬韓舊地南曰全羅本弁韓地東南曰慶尚乃辰韓地西南曰忠清皆古馬韓城

東北曰咸鏡本高句麗西北曰平安本朝鮮故地其俗柔謹知文字喜讀書崇釋尚鬼惡殺戴折風巾服大袖衫男女相悅為婚死三年始葬居皆茅茨衣多麻苧以田制俸以秬醞酒法無苛條刑不慘毒山川丸都神嵩北岳海鴨綠江為大產金銀鐵水晶鹽紬苧布白硃紙狼尾筆果下馬長尾雞貂豹海豹皮八梢魚昆布秬黍麻榛松人參茯苓

高句麗二

禮祀靈星神

戴王母像

舊唐書高麗傳曰其俗多淫祀事靈星神五神可汗神冥

子神

宋史曰正月七日家為王母象戴之

城名溝漫

倉有桴京

魏志曰東

引系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名為幘溝澗溝澗者大

句麗名城也又曰無大倉庫家有小倉名桴京

將八十歲有國九百年唐書高麗秘記曰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高氏自

漢有國今九百出夫餘之別種有箕子之遺風唐書

種又曰高麗者出自夫餘別勒石駐蹕之山獻俘舍

元之殿唐書曰貞觀十九年太宗親征渡遼名所幸山

引見勸等知文字進越王新義祀鬼神稱河伯外

孫五代史曰俗知文字喜讀書昭進越王新義八卷

子河伯外孫

高句麗三

增制宋太祖賜高麗王制曰古先哲后奄宅中區曷嘗

不同文軌於萬方覃聲教於四海顧予涼德猥被鴻名

爰致賓王宜優錫命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元菟州

都督充大義軍使高麗王昭日邊鍾粹遼左推雄習箕

子之餘風撫朱蒙之舊俗而能占雲候海奉贄充庭言

念傾輸實深嘉尚是用錫之懿號禱以公田載推柔遠

之恩式將拱辰之志於戲來朝萬里美愛戴之有孚柔

撫四封庶混并之無外永保東裔聿承天休可食邑七

千戶仍賜推誠順化保義功臣

原表唐房元齡諫伐高麗表曰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

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服自古所不臣者陛下皆

高句麗

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古今爲中國害無過
突厥遂能坐運神冊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
典禁衛執戟行間其後延陀鴟張尋就夷滅鐵勒慕義
請置州縣沙漠之北萬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渙於流沙
吐渾首竄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逋誅莫能
討擊陛下責其逆亂殺主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
經旬日即拔遼東彼高麗者邊土賤類不足待以仁義
不可責以常禮古來以魚鼈畜之宜從闕略若必欲絕
其種類深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浚死囚必命三覆進
素食停音樂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況今兵士之徒

無一罪矣無故驅之於遼城之間委之鋒刃之下使肝
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婦慈母親轄車而
掩泣抱枯骨而摧心足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
之冤痛也伏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罷應募之衆自然中
外慶賴遠肅邇安臣朝夕入地謹罄殘魂餘息儻蒙錄
此哀鳴即臣死且不朽 狄仁傑請拔安東表曰臣聞
先王疆理天下皆是封域之內制井田出兵賦其有逆
命者因而誅焉罪其君弔其人存其社稷不奪其財非
欲土地之廣非貪玉帛之貨人有四支者所以扞頭目
也君有四方者所以衛中國也然而蝮蛇在手旣以斷

節全身狼戾一隅亦宜棄之存國漢元帝罷珠厓之郡
宣帝棄車師之田非惡多而好少也知難即止是為愛
人今以海中分為兩運風波漂蕩沒溺至多準兵計糧
猶苦不足且得其地不足以耕織得其人不足以賦稅
臣請罷薛訥廢安東鎮三韓君長高氏為其主誠願陛
下存亡繼絕之義復其故地此之美名高於堯舜遠矣
增宋高麗國王謝表曰學生王彬崔罕等入朝肄業
蒙恩並賜及第授將仕郎守祕書省校書郎仍放歸本
國竊以當道薦修貢奉多歷歲年蓋以上國天高遐荒
海隔不獲躬趨金闕面叩玉墀唯深拱極之誠莫展來

庭之禮彬罕等幼從匏繫嗟混迹於嶠夷不憚蓬飄早
賓王於天邑縕袍襠褐玉粒桂薪堪憂食貧若為卒歲
皇帝陛下天慈照毓海量優容豐其館穀之資勗以藝
文之業去歲高懸軒鑑大選魯儒彬罕接武澤宮敢萌
心於中鵠濫巾英域空有志於羨魚陛下以其萬里辭
家十年觀國俾登名於桂籍仍命秩於芸臺憫其懷土
之心慰以倚門之望別垂宸旨令歸故鄉大造曲成鴻
恩莫報臣不勝感天戴聖之至
增書宋柴成務遺高麗王書曰王奕葉藩輔尊獎王室
凡行大慶首被徽章今國家特馳信使以伸殊寵非止

歷川塗之繇邈亦復蹈溟海之艱危皇朝惓遇亦云隆矣而乃牽於禁忌泥於卜數眩惑日者之浮說稽緩天子之命書惟典冊之垂文非卜祝之能曉是以書稱上日不推六甲之元辰禮載仲冬但取一陽之嘉會燦然古訓足以明稽所宜改圖速拜君賜倘鳳綉無滯克彰拱極之誠則龍節有輝免貽辱命之責

沃沮

增文獻通考曰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濱大海而居可千里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戶五千無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長帥其言語與高麗小異衛滿王

朝鮮時沃沮皆屬焉漢武帝元封三年以沃沮城爲四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句麗西北今所謂元菟故府是也沃沮還屬樂浪漢以土地廣遠在單單大嶺之東分置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別主嶺東七縣時沃沮亦皆爲縣漢光武六年省邊郡都尉由此罷其後皆以其縣中渠帥爲縣侯諸邑落渠帥皆自稱三老則故縣國之制也魏毋丘儉討句麗句麗王宮走沃沮遂進師擊之沃沮邑落皆破宮走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隔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南北皆同與挹婁接挹婁喜乘船侵掠北沃沮畏之夏月恒在山巖深穴中爲守備冬月冰

凍船道不通乃下居邨落王頎別遣追討宮盡其東界
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
風見吹數十日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通其俗常以七
月取童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
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其兩袖長三
丈又得一破船隨出其海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
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域在沃沮大海中

琉球一

增文獻通考曰琉球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
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刺兜不知其

由來有國代數也彼土人呼之為可老羊妻曰多拔茶
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為藩國有
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邨邨中有鳥了帥並
以善戰者為之自相樹立理一邨之事 續文獻通考
曰隋煬帝令朱寬征琉球國還獲男女千餘并雜物產
與中國多不同緝木皮為布甚細白幅闊三尺餘亦有
細斑布幅闊一尺許又得金荊榴數十斤木色如真金
密緻而文采盤從有如美錦甚香可以為枕及案面雖
沈檀不能及 又曰漳泉興福四州界內澎湖諸島與
琉球相對亦素不通天氣清明時望之隱約若煙若霧

其遠不知幾千里也漢唐以來世所不載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省都鎮撫張浩赴琉球國禽生口一百三十餘後嗣王尚圓尚真尚清分為三曰中山王曰山南王曰山北王明洪武初中山王遣子姪及其陪臣子弟入國學上喜禮遇獨優賜閩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來朝貢自是三王嗣封皆請於朝未幾山南山北為中山所并嘉靖十一年國王尚真卒朝廷遣左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以太牢祀尚真封其子尚清嗣王清告於侃等曰天朝詔敕藏金匱者八葉於茲乞留詔敕為鎮國之寶許之已來表謝又請云大明一統志中載琉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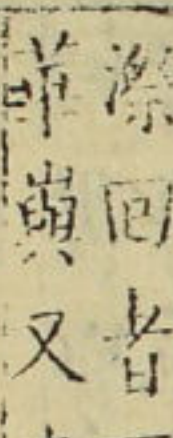
有落祭王居僻下聚羈縻非實事杜氏通典集事淵海羸蟲錄星槎勝覽所述亦傳者妄也乞下史館從之琉球既遣人學於國學奉正朔設官職被服冠裳陳奏章表著作篇什有華風焉以上官為武職其大夫長史通事官司朝貢定員為文職皆三十六姓人及學於國學者為之

琉球二



落

元史曰水至澎湖近琉球謂之落祭者水趨下不迴也凡遇颶風作漂流落



高華

元史曰水至澎湖近琉球謂之落祭者水趨下不迴也凡遇颶風作漂流落

突厥

形似毘倫

隋書曰突厥又自義安浮海至高

突厥

形似毘倫

隋書曰突厥又自義安浮海至高

琉球

去

髭黥手

冠羽衣毛

家宇記曰人深目長鼻男子去髭

曰男以鳥羽為冠婦以羅紋白布為帽織罽毼皮

并襍毛為衣以螺為飾而下垂小貝其聲如佩

盈虧以知時 草榮枯以計歲 北史曰無文字望月盈

以為年歲 草木同於江表 風氣類於嶺南 隋書曰土宜

扶桑

增南史曰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

至荊州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

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為名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筍國人

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為布以為衣亦以為錦無城

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為紙無甲兵不攻戰其國法有南

北獄犯輕者入南獄罪重者入北獄有赦則放南獄不

赦北獄在北獄者男女相配生男八歲為奴女九歲為

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貴人有罪國人大會坐罪人對

之宴飲分設若死別焉以灰繞之其一重則一身屏退

二重則及子孫三重者則及七世名國王為乙祁貴人

第一者為對盧第二者為小對盧第三者為納咄沙國

王行有鼓角導從其衣色隨年改易甲乙青丙丁赤戊

己黃庚辛白壬癸黑有馬車牛車鹿車國人養鹿以乳

為酪有赤黎經年不壞多蒲桃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婚

姻則壻往女家門外作屋晨夕灑掃經年而女不悅即驅之相悅乃成婚舊無佛法宋大明二年罽賓國有比丘五人游行其國流通佛法經像風俗遂改

女國

增南史曰女國在扶桑東千里其人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則妊娠六七月產子女人冑前無乳頂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鹽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

文身

增南史曰文身梁時聞焉在倭國東北七千餘里人黼有紋如獸額上三文文大直者貴文小曲者賤俗歡物豐而賤客不齎糧國王所居飾以金銀珍麗繞屋塹廣一丈實以水銀雨則流於水銀之上市用珍寶

大漢

增南史曰大漢梁時聞焉在文身國東五千里餘無兵戈不攻戰風俗並與文身同而言語異

侏儒

增文獻通考曰侏儒國人長四尺又南有黑齒裸國去倭四千餘里船行可一年至

長人國

增文獻通考曰長人國在新羅之東人類長三文鋸牙鉤爪黑毛覆身不火食噉禽獸或搏人以食其國連山數千里有峽固以鐵闔號關門新羅常以弩士數千守之

曷蘇館

增續文獻通考曰曷蘇館不知其所始遼聖宗開泰元年其王曷里喜來朝後屢遣使來貢至天祚時馬哥餘睹等攻曷蘇館敗績始與遼絕金時曷蘇館其所屬部也

蒲里奴

增續文獻通考曰蒲里奴遼以前不可考聖宗統和時始來貢開泰十七年伐蒲里奴執其酋陶得里以獻始與遼絕

兀惹

增續文獻通考曰兀惹疑與蒲盧毛朶鄰部也故蒲盧毛朶部多有兀惹民戶聖宗統和時兀惹來貢歲貢鷹馬貂皮後以其地遠詔生辰正旦外並免

紇與

增太平御覽曰紇與上多紇有三千餘家云是徐福後

增

增

增

增

風俗似吳人

蝦夷

增太平御覽曰蝦夷海島中小國也鬚長四尺尤善弓矢插箭於首令人載觚而去數十步射之無不中者唐顯慶四年十月隨倭國使入朝

耽羅

增續文獻通考曰耽羅高麗與國也元世祖既臣高麗以耽羅為南宋日本衝要乃於至元十年命將平之即其地立耽羅國招討司其貢賦歲進毛施布百匹至元二十一年高麗王以為言遂復隸高麗

三嶼

增元史曰三嶼近琉球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命選人招誘之平章政事伯顏等言臣等與識者議此國之民不及二百戶時有至泉州商賈者去年入琉球軍船過其國國人餉以糧食館我將校無他志也乞不遣使帝從之

鐵驪

增續文獻通考曰鐵驪亦不知其所始遼太祖天顯元年鐵驪來貢興宗重熙時授之官為右監門衛大將軍自太祖至道宗無歲不貢至天祚始絕

邊塞部

開監領部卷二百三十一

三嶼 鐵驪 蒲盧毛朵

四十一

蒲盧毛朶

增續文獻通考曰蒲盧毛朶亦不詳其所始遼聖宗太平七年蒲盧毛朶部始遣使來貢其後人戶亦往往來附以方物貢者相踵

淵鑑類函卷二百三十一

